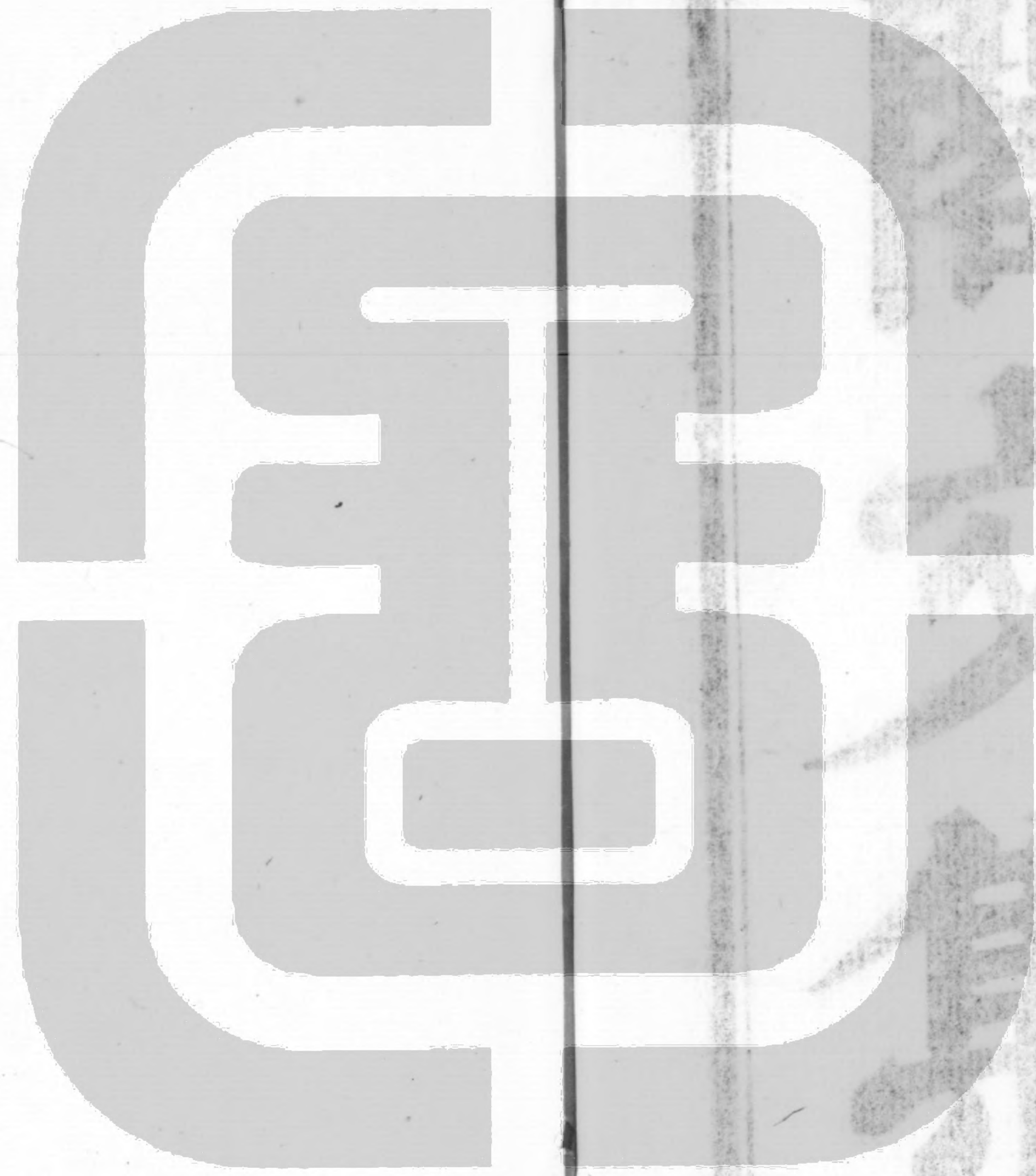


百尺梧桐

關文集



余生十三四年背塾師學韻語謬爲詩見人家屏幃
紈素間跡輒善者記之否者掩鼻走笑先生長者曰
爲妄童子今忽忽二十餘年究無一語近乎道髭髮
間白壯且日衰將柰何四方朋好不余棄近復強余
以爲文屢謝不獲又且忘其妄而爲之矣旣已爲之
不忍棄思存之而竊自愧王荊公論爲文務有補於
世而所謂辭者猶刻鏤繪畫之施於物也誠巧且華
不必適於用誠適用不必巧且華善乎其言之近於
道也孔子所謂辭達而已矣然必適用而後無取乎
其容苟容之不修而又無以爲用也烏乎文此余之
不免爲妄也懋麟自記

百尺梧桐閣集卷
揚州 汪懋麟

百尺梧桐閣集卷

書

上兵部尙書王公書

揚州 汪懋麟



懋麟稽顙再拜謹奉書大司馬王公閣下懋麟淮南
賤士也溷迹下寮不敢飾名希進初辱太公知與閣
下采一言之得收之門牆賜以教督因得望見履舄
顧未遑執經請閒就問於左右舒所欲言陳前年冬復
事趨走辱召賜酒食因得恭承訓誨退而矜喜輒用
自壯懋麟雖才識短淺竊有志當世願備驅策顧親
闈老矣執不敢去郝下遂歸田畝求魚菽之養不意

中道銜哀此意莫遂自悔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以貽沒身之痛已不得爲人日唯蒙首居廬不敢望齒於當代賢人君子而又何有非分之望哉今天子下明詔舉文學閣下不遺葑菲采及懋麟列名入告聞之惶駭莫知所云天下之才多矣出閣下之門與先後作屬吏者無慮數百輩而獨取至愚極陋平俗疏賤之士不知爲懼爲媿與爲感也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然必熟察焉而無疑向以文字侍坐側數刺之頃爾未嘗有所論說於前知鄙材之果足於用管人云其貌濟其言匱其言濟其實匱若懋麟者言與實交匱爾以言實交匱之人毅然不疑拔之衆

人之外安得不懼深爲媿媿深爲感也聞命義當竭蹶就道叩副期勉但服制未終兩喪未葬以此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若竟衰裳入朝希心榮進恐負大君子知人之明竝累國家慎選人材之意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況非金革之事敢悖禮以爲利乎懋麟以此劾皇終夜違

詔旨辜盛德滋懼冀大人先生憐其不得已之情而察此心勤勤欲報者尙自有日使得終小人之喪畢先人之丘墓然後歸報於下執事則成我之恩甚于知我矣頃已具狀本省巡撫懇其代題謹佈區區

之懷於閣下伏冀坐察黷冒威尊臨書惶悚

存此一書足以千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存此一書足以千古', '閣下伏冀坐察', '威尊臨書', '惶悚', '存此一書', '足以千古', '閣下伏冀', '坐察黷冒', '威尊臨書', '惶悚']

與曹峩眉論白鳥書

入京二十餘日冗雜百端心神耗頓與吾兄甫一會
面真踈濶矣昨奉來教深荷垂念兼讀白鳥佳什博
雅標緻得大家咏物之體見獵而喜思一步和意緒
荒穢不能成章卽強爲之恐亦不能過吾峩眉也僕
自入京時卽聞江南有獻白鳥者

上方駐西苑不以爲祥尋常蓄之僕聞而嘆曰古聖
王所寶者嘉禾瑞麥雖有奇禽異獸與怪物等區區
羽毛不足爲盛世之祥也明矣且白鳥果祥耶抑非
祥耶考於古麟鳳龜龍兔鹿魚燕之屬俱有以白名
者或爲國瑞爲家禎雜見於書傳未聞有白鳥齊高

帝時有獻白鳥者帝問何瑞范雲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高帝信其言以爲感應之理然其說固虛誕不足據安知非諂媚以希旨者哉夫鳥者鳥也鳥而白失其本矣鳥頭白詩人猶惡之况純白乎僕以爲鳥水鳥族也白水氣也不林而陸爲人所獲失所處也又見於江南江南澤國也今江淮之間洪水爲災衝隄防壞城郭沒田舍民饑餓漂轉以死者道路相枕

朝廷日夜爲憂方遣大臣發倉廩急拯拯之策吁嗟小鳥實兆之矣然則白鳥果祥耶抑非祥耶在吾兄以壞偉博辯之本如有以見其大則不當作是詩以歌詠之使傳於後世而遺譏於君子也僕旣不能爲是詩又因吾兄之詩而議論之得毋謂僕之好辨而自掩其拙乎是固僕所甘受也吾兄其何說

與黃繼武書

石林從足下邸寓歸述殷殷悵悵之意甚念僕云昨見容貌顛顛神氣頹惰問所愁苦不能舉以對察其中蓋重有憂者若結而不舒必發奇疾既委曲以導之不聽將涕泣以從庶幾有改乎又云僕負才任氣雖暫屈鬱窮挫久當得伸且不至饑餓何不舒嘯其性情陶寫於義禮乃蹙蹙自苦不善處窮乎噫嘻足下可謂愛僕之至教僕之深且切矣微足下孰有知我者然僕之心足下雖知之而猶未知其隱也僕起自田間由諸生取科第不出五六年在尋常之人亦自謂足矣不知士君子立身行道不見於朝廷則施

於郡邑二者既已坐失乃低眉屏氣自逃於清閒曠
散之地以爲可以養廉而用拙豈意重有不然者卽
如足下以曠代之才古人之行試禮部第一當不知
致身何等固猶困辱於此如僕者又何足深惜耶顧
僕所歷之境尤非人所堪自去年五月倉皇北走寄
食友朋忽忽一載憂愁已深繼以疾病始患心痛少
涉思慮心肺動搖今幸少已左臂受風欲舉如折近
又左足委頓一發不能移尺寸恐遂廢棄大抵皆焦
勞趨走之所致也昨家書來云大水之後米貴薪斷
饑民數萬聚積城郭日乞食於市夜標掠於野居人
攘攘不可朝夕僕家有老親年八十餘矣妻孥嗷嗷

日營糜粥窮陰積雨莫能炊煙覽書飲淚不可告人
僕固何爲致令不能養父母蓄妻子已不得爲人又
何論其他僕性素豪蕩喜酒好客不耐冷寂自來京
師百事拂逆意緒枯槁男女飲食人之至情今一切
痛割舉目荒涼誰爲親暱每獨坐沉思宵眠不寐涕
不能止用是日習嬾慢學廢名隳對人欲睡以僕所
懷當亦足下之所聞而欲涕者也僕少讀書固見道
未深時命易曉顧乃憂傷顛顛不能自己者亦止自
悲夫時也命也怨尤則何敢昔蕭惠開有言曰人生
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嗟呼其言雖放浪不
近禮法然亦無聊不平而故爲是激昂曠達之論乎

先生求賜之傳銘於義又不當諱矣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述其親之生平而先自匿其名天下後世何以稱也又考喪服小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姓與伯仲檀弓云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蓋愛之而錄其名也名可書於旌獨不可書於行述乎雜記有云免喪之後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孝子之心久而且然不孝敢自安乎顧臨文之際雖在古人臣可以名君子可以名父如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昌者文王之名也太史公自序曰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則遷直名其

父且名其祖矣此豈復有忌諱哉若臨文執筆更屬一人從旁填其親之名不知此一人果樂熟於吾親之名乎抑人子手書口述以授之也且近世填諱之說不知何自始也例假賢人或隔百里千里必書其官爵以爲榮又不知臨文時戒書急足以請之或不必請而仍自填之也甚有婦人死亦書填諱氏者近代婦人多無諱不知又何填也若云填氏則未聞竝諱其氏者今喪禮不講甚矣揚俗銘旌之旁亦書賢人姓名甚或書數賢人爲光顯不尤可怪乎不孝淺陋不學又當大故罔從考正里中親故亦多以不書填諱見譏敢因台教佈此欲言未審於禮有當否伏

冀坐示季甚因台本前為言未得就凱自當力
 則不學又嘗大驚因發者五里中驟為衣冠以不
 人技谷甚如書遠覺人無大職不次可致平不季
 韓其凡各今夷歸不驚吾矣歸各歸或之移亦書
 外缺人冬無驚不吹又所與也書云德力阻未開
 必請而仍自與之也其有款人派來書與韓凡書
 曾謂以無樂又不味讀文報無書餘或以請之如不
 獨不我時自故也因對發人地謂百里千里必書
 之百年時人下三書曰或以之也且其也則
 人其後其書之書不其也人來樂原公吾
 又且台其也

答三峰碩揆師書

不孝懋麟再拜稽首復書三峰碩大師坐下侍者來
 蒙賜香楮兼示法語宜揚幽隱即跽奉先大人靈
 几前涕淚悲感再奉讀良書悼愍竝至不孝兄弟辱
 師慈憫何若此深耶既反復來教竊增惶惑莫知所
 云猥辱師問不敢不答從來儒釋異教判若河漢儒
 之不可入於釋猶釋之不能彊為儒管人見學佛者
 必舉吾道以正之遂至釋氏見吾儒亦必盛稱佛法
 以引之二者之見皆非也設復於此更作無佛論固
 屬無味若復欲舉天下文士一棒打殺恐亦不能門
 戶之見本不必設也來教疑不孝不以先大人露

頂偏袒泰山示夢及不孝夢中見先大人呼不孝名曰我前此偶然來昨亦偶然去汝不必悲此二事不人行述因竝追憶先太安人弃養時家兄行畧中有奉大士甚謹呼名仆賊與合掌而逝數事不孝竝刪之不具載使傳於天下以爲不孝懼以佛雜儒故絕口其事誠有如師所言不孝不諱也人子事親有禮顯親有道屈到之芟君子猶譏之况生儒而死墨之乎不孝無狀莫能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誠罪之大者若更以冥漠不可知之事告之天下後世將謂欺世誣親百死何贖故此事第可與師言之不可與佗人言之也既不可與佗人言而獨與師言之者冀

師爲之闡幽載在語錄使後世於大藏經中知此世此人有此等事如古人別傳此則不孝所望於師之心也來教引先師朝聞夕死之語謂此道字與釋是二是一不孝則有疑子程子嘗云初亦從事釋氏之書究無補於道王文成未嘗一語及禪後世猶疑之甚矣儒釋之各道其道終不可謂之一道也來教又以古人之道自己之心詰不孝不知師所云古人爲何人若釋氏之古人非不孝所敢知若吾儒所謂古人則二帝三王周孔顏孟道不外乎日用飲食非如釋氏幽渺不可測識之旨此不孝自知而自得者也若師所云自己之心則又非不孝所能知道本於心

卽心是道何分人已已此心人亦此心天地萬物亦此心亦卽此道若存已見卽有人見有人見卽莫能見道何能見心心無人已道無古今今之道卽古之道已之心卽人之心此則不孝所見之理也來教云韓退之貶佛不孝以爲不然退之所爭在國體人心而其見於文字者固未嘗與僧絕也至于瞻出入禪悅文章狡獪似入於佛矣而其行實非佛雖謂子瞻罵佛退之尊佛殆無不可法語中云拆骨還父拆肉還母現本身說法引諸釋典師意良厚媿謝於心第稍參以吾儒之見則臨深履薄一髮寸膚不敢毀傷不知佛氏所云拆骨拆肉實有是事乎抑託諸喻言以爲訓也不孝性愚暗意見未忘近復荒迷無由入道敢因師問以此發端夏末當造謝山中面晰此義師如不弃先條分以示奉甚奉甚

不孝於丙辰十二月南歸侍養衝冰蹋雪竝日兼程夜宿泰山旅舍夢先君科頭白髮淄衣曳杖行於前一老僧隨於後不孝涕泣追呼終莫能及計是時已辭養十日矣及抵廬夜伏苦次夢先君從廳外來如行泰山下狀直入臥內東向立不孝西向跪以右手按几左手撫不孝頂曰我前此偶然來昨亦偶然去今來視汝汝不必悲言訖卽去不孝痛哭驚起異哉先君生平固涉獵佛書

實未嘗精浮屠學而身後固如此不孝追痛不能
忘因識於書尾

與宗梅岑書

新柳堂大集辱教屬序將一載重念序足下文不敢
鹵莽從事又苦家居冗雜不能收召魂魄屢屬思不
就昨往白下擬乘閒爲此又爲酒食讌遊所奪頃檢
筆札得足下去秋重九後一日書展讀發愧文債久
逋豈所以報知己乎因往白田弔前侍御喬公意舟
中得少憩可以序大集又恐以懶廢乃以尊扎置行
笥時把玩自警於六月四日竣事歸郡早發汜水晨
起洗沐畢卽執筆爲序甫半幅抵湖口將渡阻風舍
大舟從內河覓小船達秦郵是日暑甚舟若米顛所
謂如許大兩足卷屈不得伸日午饑甚不能作食而

序之後半幅往來胸中不得吐慮舍去則隔塞莫能成矣遂取小研於船尾上手執紙懸空作書以續之舟人聞僕吟哦聲竊笑不止日斜至秦郵復覓大舟飽食命小胥錄稿復取讀則淺陋不足言文也卽欲投之中流旣懼無以報知己命思抵家復爲之則恐益亦無此淺陋者矣文固不佳凡三易舟受諸饑熱跋涉而後成或可鑒僕之誠乎幸足下教之若不可存則仍付之水濱何如前哭王西樵考功絕句施愚山大參見和二首望足下速惠教欲梓寄濟南也三好圖小像荷允賜題向不敢促以鄙作未就今敢請得毋謂僕貪而不恕乎六月五日邵伯舟中懋麟白

百尺梧桐閣集卷

揚州 汪懋麟

序

蕉林詩集序

蕉林者今戶部尙書梁先生讀書之屋也先生生平好學喜積書多至數十萬卷日流覽其下初由文學侍從歷官吏部侍郎領兵禮刑戶四部尙書事功業垂數十年偉然矣當其在史館也有纂述紀載謨詰之文及領部事進賢退不肖征伐制作明刑定賦出入周官之書釐爲成憲見之章奏播之天下可師可法則先生之治教政令卽先生所爲文先生所爲文

無一不洽於治教政令故其得於心發而被之事罔不善也被於事引而書之策罔不善也二帝三王之書政也而文在焉詩三百十一篇文也而政在焉是故古之君子積其學施於事無意爲文而文爲天下之極彼陋者無所積適焉否焉泥焉流焉逆於心諄於事而猶日孜孜爲文穿蠹藻繪雖欲善烏得而善乎先生所著非一書凡涉 國家大政者絕不示人而世所得而見者唯其詩而已懋麟出先生門受知爲獨深嘗假館邸第之東日夕侍竊見退 朝之暇一几一硯下簾匡坐四方以屏幃紕縈來乞或郊勞餞送燕享贈答點筆揮灑捷如風雨賓客繞席笑語

不廢一落紙卽傳誦都下羣以爲莫可及非先生之所積有固然邪先生嘗爲懋麟言余世家子又早達忝竊六卿已二十年遭逢 盛世奉四體壯盛生不識藥物得天不可爲不厚偶然而爲詩不過舒余所欲吐詎能矯情飾志謬托爲幽憂愁歎之言以與天下文學顛頽之士技工拙哉以故先生之詩本於學問出以和平雍容渾浩博通於諸大家而不得執一以名詩有之穆如清風其風肆好先生之謂與先生之詩無慮數十卷深自祕匿其鈔版以行者皆出於門生屬吏南北本各異非先生意也今從子承篤官錢唐乃彙前後諸刻與吳仁徐子電發校而梓之適

懋麟來湖上屬爲序不敢辭噫嘻懋麟侍先生久見其政習其文富韓范歐陽之儔也而豈所謂詩人哉卽以詩言雖古今工詩者度不能過也敢以此爲先生述

荆州胡先生詩集序

荆州胡念嵩先生初由刑曹承

御試特授按察使司僉事衡文江南克明克公士人悅服秩滿歸養居十年復來京師例得補外藩待命於朝未卽拜官客僧舍從二三老僕擁寒火披短裘賦詩命酒日哦不倦懋麟往謁逡巡起立而請曰先生何若是之窮也先生曰噫嘻余之拙於官也起家爲西曹不能枉法從事及掌學政好文章收寒賤不能私於已而負於公及歸再焚吾廬大水相繼舊業盪滌無復一存雖欲不窮烏可得然猶不窮於詩乃出一卷相示凡若干首懋麟受而卒讀因嘆曰信

乎詩之工豈不以窮哉當先生爲學使時所至官吏
郊迎士人道謁入公府盛服擁高座此時手四子之
書搜帖括之義勞心慮而甲乙之連日夜不遑豈有
暇爲詩縱爲之欲如今之搜抉奇怪刻意要眇如樵
悴專一之士不失毫黍亦有所不能也及謝事歸不
載江南一物環堵蕭然太夫人春秋高負米於吳越
齊魯晉豫之間駕一舟乘一馬所歷荒江窮谷終歲
不得息嗟乎天下有服官十餘年且得美仕一旦解
職去竟無毫髮計留如先生者乎此先生之所以窮
而詩之所以工也嚮使先生窮不甚則遊不遠遊不
遠則亦不過如今之貴富人學爲軟熟習聲律自鳴
其得志而已豈遂至於是而必傳於後無疑乎懋麟
爲童子時受先生知最浚今繫官於朝窮且日迫詩
不加進豈窮而後工之言信於先生而獨不信於懋
麟耶是又可自勵矣

游西山詩序

日馳逐於牛溲馬糞中拳拘彳亍耳目俱廢思一曠
朗之境升高而嘯入林而嬉以舒幽憂抑塞之氣杳
不可得壬子三月始爲西山之遊見夫呀然者山洼
然者溪古松怪石縈青繚白紛錯離立相與坐石飲
溪泉聲淙淙若操琴瑟得詩十數篇以歸以爲西山
之勝庶幾爲我有乎越二日見濟南兩王先生出其
遊西山詩見示古今體若干首韋孟之飄蕭杜韓之
蒼輿橫見側出與山水爭奇始茫然自媿昨日之遊
何草草而詩何俛俛也自有茲山以來遊而賦詩於
此者不知其幾矣而茲山之名終未能與嵩高泰岱

并峙俱傳者何也昔謝康樂柳子厚遊跡所到荒江窮谷一遭披覽林木變色始知山水之傳於天壤間者豈必以地哉苟遭非其人雖有深巖絕壑幽泉茂樹與糞土蕪沒耳兩先生往在江南時登探幽險無境不至至必賦詩而詩傳地因以顯則西山之所遭可知矣懋麟從兩先生游日講習爲詩顧久無所得於是焚其向所爲十數篇者用以自勵云

陳學士詩集序

詩始於朝廷郊廟朝聘燕饗畋獵用兵行師征伐不庭告成於王獻馘於廟銘功昭德勞使臣餞賓旅發爲聲歌宣以鐘鼓節以磬筦何其大與列國之風貞淫美刺雜出不無怨悱憂傷感憤之音多託於山川草木禽蟲雖志趨各殊而卽事起義務本人情其旨一而已後之學詩者每於窮愁無聊閨房流蕩之作誦習不倦而於郊廟雅頌之詩謂其絲音紆節與衍質實相率而苦厭之故有身處賢盛四體彊壯必託言疾病窮老以爲非是不可以言工甚有足未越乎鄉里早衰京邑亦必遠思窮山幽壑以爲非是不可

以明高二者皆過也古人之詩隨乎境觸於情止夫
義詎容僞託與使少陵獻三大禮賦就試集賢院時
卽得志於朝其詩亦不過曲江對酒紫宸口號諸作
豈必預爲夔蜀幽險沉痛之言哉今翰林學士陳公
年二十成進士遭遇

兩朝廻翔侍從又二十年矣其拜宮詹入政府宣麻
草制教胄養賢尙年未及四十儀觀俊偉操履方嚴
望若天人

起居殿陛間舉凡大朝會燕勞外藩命將遣使講武
行奉說書優殿游賞所在公無不從又奉
命祭告北鎮越關塞抵遼海觀

興王之舊都馮弔於松山杏山訪轉戰制勝之地公
生平所歷嗚呼盛矣
天子優渥異數每徹

御筵珍味宮貂羔羊白金文綺以 賜故所著詩多
朝廟雅樂紀載典實其於燕居交友懷人山川道路
感時觸物之際又復憂深思遠含蘊以出詞無不工
義無不備真得詩人正大之遺音者與公虛已下士
天下稱爲說巖先生卽庸劣如懋麟辱公下交且十
年不以爲愚且賤出其詩屬爲論次不敢辭因束橐
南歸展讀於平山堂真賞樓下閱月始畢釐爲十六
卷附言簡末授之梓以永公之傳天下讀公之詩者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亦可知所觀法矣乎

許青嶼詩集序

放船遵渚集者常州許先生乙巳出京庚戌入京時
 之所作也中間五六年放浪於山陬水湄行不裹糧
 隨境而止所與遊皆恢奇磊落之士或吹簫擊鼓飲
 酒談調日夜不倦先生負盛名所過無論識與不識
 皆爭相周旋或贈以金即日散盡不為明日計問困
 頓無一錢無幾微憂患之色或入山與名僧譚浮屠
 之學其不可測識如此先生昔為邪說者所中坐奪
 職歸里囊書數卷慷慨出國門至無以辦舟楫猶謳
 吟終日處之恬然讀放船集可以知其懷也後數年
 其人得罪

百尺樓閣集 一
朝廷復先生官乃襆被渡江而北是時淮黃大漲城郭田舍漂沒相望余亦拏小舟從先生後至河口惡風卷波萬弩激射舟不得進相與賦淮漲諸詩今載於集中者是也余以舟小先發抵京閱兩月先生始至而遵渚集成先生多潔癖至則掃旅舍溫房涼室次第修築居十餘月須次選人鬱鬱不得志輒病臥是歲京師苦奇熱愈不能堪乃慨然謂余曰人生快意除少老不過數十年耳其中升沉顯晦何境不歷余老矣須妻子搔背作食安能去故鄉割親愛兀兀守此官爲耶余歸矣乃彙集其放船遵渚詩屬余序噫先生昔爲御史時矯然立風節出按三秦多異政乃中道摧抑放歌林泉迨放而復起雖將進用而先生之志已澹然遠矣賢者之不可屈辱如此哉至其詩之工而可傳世多有知之者余故不俱論祇敘其一出一入及其再出而先生之梗槩可見矣

粵遊詩序

廣以東大海翼於外五嶺礪於內惡溪怪石犬牙叅
錯蠻烟毒雨盜賊負隅非時竊發雖國家時際太平
猶難治而易亂故其地可以兵服不可以文令中朝
士大夫非有大故奉王命未嘗以無事往康熙十四
年秋舉鄉試

天子先期命翰林編修趙君鐵源行至之日寇犯高
雷等郡羊城震驚 藩鎮諸大帥環甲冑提桴鼓日
夜集兵馬刀盾劍槊相磨鬪君神采自若閉鎖院持
文章取羣士而進退之 國典克光文教覃被一時
文武大僚咸服君雅量爭相結納君亦以其餘閒與

賓從山川流連賞會從容以還得詩若干首道過揚
州屬余序余受而嘆曰君才之不易及者豈僅以詩
哉自其取高第官侍從年今不過二十餘身未出乎
國門足未陟乎險塞乃一旦履危疆臨大事獨能處
之以靜鎮論文講道於戎馬倥偬之日士得人而兵
不侮使海邦之民赫然知

朝廷武足以定亂文可以攝俗何其偉與君生長膠
西其地山高水深故蘊結恢奇魁梧俊爽今讀其詩
蒼涼閒肆不屑屑於雕琢一往如洪濤直瀉混浩自
得若南昌過嶺下灘諸詩尤憂時憫物得少陵新安
石壕兵車之遺 國家方爲

東宮選賢任職道拜君春坊中允則其奏事而歸也
可以是詩備採風獻

天子於時補救豈小哉昨歲 大司農梁公奉

命南海得詩二百餘篇中間情事備至余既次而傳
之矣又得茲篇前後照耀余雖身潛蓬戶耳塞而目
盲不知天下奇險爲何物讀此亦可慨然知所興起
乎

平

言不味天下奇劍歸何處
之矣又斯茲篇前送照繼余雖
命南或斯詩二百餘篇中間
天子於執蘇迹豈小若非
何以是篇前蘇風燭
東宮豈賀王鄰並拜吾春
中允限其奏事而歸也

宋牧仲詩集序

世祖章皇帝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
丘宋文康公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
冠蟒衣袴褶帶刀侍

上左右

上愛重之每賜食于中和殿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
出帶閒斜幅褱餅餌棗棗將懷之

上怪問牧仲前跽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
獻榮

上之賜也

上喜自是每賜食必盡勅以歸

上嘗獵過滹沱河牧仲從時天大寒河水闊二丈餘
牧仲揚鞭大呼一躍而渡

上壯之文康公謝政事

世祖弓劍上昇銓衡者改牧仲外補判黃州感憤不
得志虛已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牧仲少稟
異資侯朝宗賈靜子徐恭士同里學爲詩歌卽有名
自是益奮發磨礱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及之
官黃州肆游江湖山谷之間所至名賢依附相與切
劘故詩日益工會以母太夫人憂去歸田里數年不
得卽補官康熙十五年與余再遇於京師握手敘疇
昔甚歡也顧時時臥疾居必重戶出必重帷稍觸風

卽大病余常過其臥所慰問牧仲好作達人生死語
余聽之輒惘然若失噫嘻昔牧仲以宰相子爲侍從
被服如天人飲啖

上前彎弓從獵怒馬渡河意氣殊自豪及官外州放
浪山水溺意文字蕭然下同貧士四體清羸不復自
振中間二十年事耳升沉變易遽若兩世不重可歎
哉昔韋蘇州當開寶間宿衛仗內親近帷幄及漁陽
亂後流落失職始折節讀書成名士其性鮮食寡欲
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以視牧仲固相似應物詩超然
簡遠牧仲思致曠逸人多以韋目之其才又何相類
與牧仲有弟子昭魁梧杰出工詩善飲酒閒輒抵掌

笑傲僻倪世人多與余合若二宋者以視古人何如
哉遂書此序其集

序有遠致

...

新柳堂集序

出郭東門行數十里翦然一村茅宇隱伏種柳爲垣
宗子梅岑讀書其下此新柳堂之所以名也村固僻
荒地高亢無秔稻魚鼈唯黍稷菽麥是藝宗子又苦
貧課一二老僕耕廢田春而食析而爨足不入州府
著書自娛舊有芙蓉集數十卷傳頌於世近又編其
所爲詩古文若干卷爲新柳堂集屬余序卒讀而嘆
曰異哉宗子之善變也夫人之生歷少壯老當其壯
也思少之時不可得矣及其老也思壯之時又不可
得矣豈非老不如壯壯不如少哉獨爲學不然凡人
少恃其才發言爲文卽毅然信爲後世莫能議至少

遲以歲年。覽其昔所自命之文。爽然若失。甚欲焚棄。改易而後快。則少之文固多。不如壯。而壯又不如老。豈不存乎善變哉。宗子爲人恭謹朴雅。與人交終始無失。學有源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罔不手鈔。心識自總角以後。卽與諸父昆弟修飾爲文詞。馳騁南北四方。賢豪奔走。願交其見於芙蓉集者。是也。十年以來。屏跡村野。鑱刻洗滌。約六經史漢以爲文總。陳杜韓蘇以爲詩。變華贍爲簡潔。溫麗爲峻質。蕩逸爲沉痛。聞道加進。此之見於新柳堂集者。是也。夫昔之所爲天下。旣知貴之矣。而今之所爲。又且異於昔。則天下之益貴之也。何如哉。遠近賢士大夫多傾慕。

不可見。往往向余索其撰著。無虛日。而宗子甘爲寂寞。潛退之人。守其村之屋。幾間田。幾畝柳。幾株茅焉。耘焉。樹焉。讀先世之遺書。永其傳於其子而已。嗟乎。宗子之學。固日異。而其爲人。愈不可及也矣。其子名醴陵甫。十餘歲。已工爲詩。所居村在郭以東。因名東原。而性又嗜梅。常植數本。堂下遂以爲字。大凡有美名於時者。人之愛之多。傳其所居之里。與其性之所存。樂爲稱道焉。故余並及之。

陶季舟車集序

陶先生季者吳人也先世出吳季札其大父嘉靖中徙居揚乃姓陶季其字也季名激視其字之義無所取季嘗云余生當末造遭喪亂遷徙於世齟齬命也亦時也因以季自稱人遂羣以季稱之於是天下莫不知有陶季季工詩好游天下之嶽五季游其四以西嶽荒寒獨未到所爲詩無慮數千首輒痛自洗割非當意雖極工不冝畱世以爲工者則必割也今自定其詩若干卷名舟車集天下之大水與土盡之窮於土者達以舟窮於水者達以車極舟車所得達則無乎不達矣季之游亦遠矣哉以季之才使遭逢於

時何所不立固不得已而鬱其才爲詩又不牽謀衣食養妻子流蕩於川嶽道路忽忽且老季之志蓋可傷也矣季論詩最嚴謹近始一涉於昌黎東坡間四方爭傳誦之季本延陵後再著姓於臬里其審音遊跡竟以詩名或亦有自哉

宋金元詩選序

吳君蘭次嘗守湖州以好客聞東南卽坐是罷官未嘗以屑意客居吳間著書飲酒自娛樂尤喜爲詞賦六朝排麗之言出語往往驚絕遠近傳誦旣取宋金元數百家之詩精搜博採彙爲若干卷屬余序近世言詩者多矣動眇中晚必稱初盛追摹漢魏上溯三百篇而後快於宋人則云無詩何有金元噫所見亦少隘矣世非一代代不一人信詩止於唐則三百篇後不當有蘓李六經以降不當有左丘明四唐之目見本於庸人時會所至何能彊而同之也近人且言不讀宋以後書是士生今日皆當爲黔首自愚無事

雕心鏤腎希一言之得可傳於後世也余嘗論唐人詩如粟肉布絲金犀象珠足以利民用而濟其窮誠不可一日無若宋元諸作則異脩奇錦山海罕怪之物味改而目新學之者必賢家富室無所不蓄然後間出其奇譬舍紈縠而衣布縈卻金玉而陳陶匏其豪侈隱然見也倘貧窶者驟從而放效之適形其酸寒可笑而已烏可執是以蠱學詩者哉是選諸體一律以法似中晚者尤多讀其詩而揜其名止知爲唐人之詩不知其爲宋金元之詩也是可以塞妄議者之口矣君之功大矣哉余意欲別其致而各存之專與唐人異宜世見誚者之多乎待余暇時出其本與

是集同異叅之功歸君罪在余復何辭也

施匪莪文集序

泗水之濱吞吐黃濫連接豐沛自漢興以來代多恢
奇偉略之士通曉兵法習爲戰鬪以建非常之業而
文士寥寥無聞焉歷數千百年至於今乃有施先生
出以文章見稱於世可謂挺拔於其鄉者矣豈河濱
效靈世久變易昔以武而今以文與先生狀甚偉豐
頤廣顙長六七尺餘聞其少時任俠好義殆所謂魁
梧豪傑者流與卒困於帖括才無所施以明經高第
白首下僚治縣有聲將遷擢爲京朝官又苦窮且介
人無肯援引者僅得補司城而年已將老矣嗟乎余
不及見其少壯有爲之日徒相遇於衰頽拈韻語以

消桑榆然則先生之以文見其所遇之窮乎使當日
出其奇氣讀圯上老人之書當必有以自見而豈以
文士窮耶先生非獨窮於官而且窮於嗣往在范縣
已喪其長男今處垂老寂寞之時相依止一子所恃
以授詩書者不啻一髮繫九鼎乃又忽嘔血死豈人
情之所堪余往慰問先生悲痛之餘不忘文字出其
所著文四卷屬余序相與把酒劇譚論斯文升降及
古今人得失意致飛揚精悍之色勃勃眉宇若忘乎
其有悲痛者及回顧屋中亂籍堆滿牀案復嗚咽自
嘆曰余老且病不能爲且暮計百歲後誰爲收此者
則余文之或傳其所賴於友朋者重矣於是泣數行

下余亦掩淚不能出一語因歎古之善人才士多無
後豈天之報施有獨刻耶然其文之光怪不可遏抑
固不必有子而後傳此又非天之所得操者矣今先
生雖老精力未衰況爲善久知必有後余願異日果
得子當痛戒不得習文字使以武烈顯庶幾其壽且
昌與先生乃大笑起且謝曰謹如君言

文有奇氣

學文堂文集序

康熙八年春余與石林自吳門抵常州艤舟河上步訪陳子陳子出迎歡甚坐未定呼童奴持文二大卷置案上屬余讀且亟索酒時昏黑門將闔不及展視遂攜陳子並其文宿於舟中且譚且讀余亦出吳門游覽詩一卷陳子顧余曰士君子讀書明道當爲古文傳千百世安用工五七字爲余曰自周秦漢唐以來能文者何慮數十百家而宋以後書人多不屑讀則千百世後誰覽子文者不若詩以感人而傳之爲可信於是歡飲達曙各別去自余來京師不見三四年人有從常州來者卽問訊陳子或言其選文統一

古今之善人太士多無

昔矣今夫

夫豈不可敬也

日果

書累數十萬言撰述勞苦又或云方大治屋闢客園
四方來遊者日飲食滿座上又或云揮千金購名姝
以自娛樂傳說多不類大抵稱陳子名者日嘖嘖余
前而余竊疑陳子詭怪好奇終不知其何所爲也今
年四月因賀子天士寄余文若干卷積尺餘未暇讀
笑謂天士曰不見陳子久乃以多文夸我耶發其書
屬余論次爲序余固不能文者烏能序又不獲辭於
是取其文讀兩日夕掩卷嘆曰噫嘻陳子已進於道
矣凡古人爲文者必先養其氣窮於理而達於事養
其氣然後爲文有紆徐條暢之態而無躁慢浮動之
習窮於理庶幾得乎聖賢中正之旨不爲邪說曲學

之所惑達於事則可參於古酌於今不徒爲空踈可
喜之論今陳子已盡得之其傳於後世何疑也嗟乎
不見陳子三四年其爲文之多已如此使再十數年
則其文當捆載而來連車而折軸矣是蓋有才焉不
可強也若余浮沉羈旅終歲無一言陳子當益傲慢
相視今而後亦可鼓余之惰也夫

棠村詞序

歐陽公嘗謂遭時之士功烈顯於朝廷名譽垂於竹帛每視文章爲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故有事業者不必有文章而窮居隱約失志之人每感激發憤一寓於文辭甚矣二者之難兼也然從來得志於時者不盡勞心以爲人也試觀晨而興暮而息皆悉心於天下國家之大乎抑別有所以耗吾神而勞吾形者耶是不能者固有之以云不暇則未也今大司農梁公領尚書事垂二十年功名旣赫奕矣猶篤學不倦每退食卽簾閣靜坐嘯詠自娛所著詩古文海內傳頌已久間爲小詞必奪宋人之席每一篇出

藝林競相傳寫何暇且能歟而人或謂公得時行道
文章在史館政事在天下安用此小技爲也懋曰不
然昔晏元獻歐文忠爲宋名臣其所建樹與所著作
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詞歌咏人口至今不廢蓋
大君子之用心不汨汨於嗜欲政事之暇寄閒情於
詞賦性情使然也夫何害松陵徐子電發梓公棠村
詞一卷合龔大宗伯香嚴詞並行於世以懋受業於
公屬爲序顧余小子自通籍以來方困辱於趨走憂
愁鬱積殆歐陽公所謂窮者也夫窮者之言固宜工
而亦復鹿鹿不暇以爲則兼而有之者不愈難哉不
愈難哉

秋水軒詩集序

退谷先生有軒三楹在都城西南隅下臨城濠疎柳
行列開軒而眺西山鬱蒼直入窓戶其下清流滌洄
可鑑眉髮入其中者恍在江湖曠朗之境而忘其爲
京師塵土之鄉也先生爰以秋水名其軒周子雪客
假館於斯一時名公賢士無日不來相與飲酒嘯詠
爲樂自春徂冬得詩若干首大抵成于軒中者爲多
雪客遂以名其詩屬余論次之時余趨走寓直不辨
色而興者九十日矣乃于寒夜披覽達曙擲筆而嘆
曰凡人賦詩見志豈必惟其所處哉雪客爲櫟園先
生令子愛山水喜文字今舍白門江山清潤之地來

遊京師又當市塵牙僧車馬雜沓乃能閉門踞床開
軒面水終日與詩書賢達相接觀其所以名詩者儼
然有莊周遺世見道之思不屑屑於流俗宜其寓言
高遠洋洋灑灑隨境而輒得也夫人處靜則思一處
動則思擾苟動而不失其靜尚能一其心思發爲歌
詠則其所志可知矣以視余之逐逐卑冗時荒學廢
雪客當笑余之嬾而憐余之遭也夫

卓永瞻詩序

壬子秋卓子永瞻從北雍應舉不第乃與其二三友
朋爲西山之遊相與升高歷險歌吟嘯呼若借以寫
憂而抒怨者及觀其詩曠遠自適得山川登陟之趣
又澹然若無愁者噫此永瞻之所以賢而詩之所以
遠也今人小有才六經之學未明聖賢之道不講或
以資地致功名遂以天下之才莫我比小失意卽怨
尤謾罵不可以生視永瞻何如也永瞻將南歸告別
於余欲取道恆山遍覽畿甸之勝請序其詩夫詩不
以詞而以意窮焉而能舒愁焉而不怨則亦何所往
而不得也然永瞻家吳興苕霅之間山水明麗歸而

讀書講道老其才爲世用又孰能量之哉余願永瞻
之勿遽游也歸語尊人火傳當不以爲市人之交而
虛譽其子也夫

夫賦不可不以五賦示觀而賦也亦不可不以
以資世趨也本欲以天下之木石草莽之材不
賦也今人小亦木石六強之學未也聖賢之學不
又豈然若無然亦謂也夫賦也而後而後之賦以
憂而林林於木石賦其詩賦也自賦林山以登湖之賦
賦爲西山之賦賦也夫高祖創知今賦也亦賦也
王于知也于亦謂也夫賦也夫賦也夫賦也夫賦也
草亦謂也夫

賦序

余幼讀三都兩京上林大人諸賦竊謂成一賦洵非
十年不易工旣又嘆人生年命幾何精力幾何必十
年成一賦縱活百歲才得十賦而止幸而傳可也不
幸無傳詎不大可惜哉於是棄去覽六朝諸賢所爲
賦感物造端詞旣顯約字無聲牙視兩漢易易耳又
覽唐人應制諸賦主司以聲韻爲程而士子繩趨步
追不敢踰尺寸其音促其旨淺卑卑乎無足觀矣近
代詩古文詞家雄而戶競獨爲賦者什百罕一則其
難可知文安紀子肅庵驅馬南遊以所爲賦七篇見
示小草纖禽寓言濶遠司馬相如所謂包括總覽蓋

已得賦家之心不僅纂組成文錦繡爲質一經一緯
一宮一商徒以跡爲工者也余於此畏紀子之才之
敏將仿江總持作一日成三賦之詩以美之而又懼
不能也則亦善藏余拙可耳

重修揚州府志序

國有史郡有志重矣考一代治亂興革君臣庶事臧
否得失使後世有所觀法視乎史問一郡山川人物
風俗險塞美惡戶籍生齒之凋繁禽獸草木水土之
產畜使治此者瞭然而來游者得所止則視乎志統
天下之志上之天子付之太史採擇而書之卽以成
一代之史所繫於國家何如也興王在上必得著作
之臣取勝國之史而修之近或百年遠或數百年而
後成賢有司爲郡暇取郡邑之書稽覈考訂之刪其
蕪而增其新事取其信文法乎古大抵數十年而一
易蓋史不可以間作而志則不可以不修顧修之亦

不易宦游商賈滿天下稽之戶口無一丁在籍者寥寥田野之窮民其人死已久而名猶掛於籍謂天下之戶口可信乎。供賦徭役載於經制者不行於井里定於戶部者變亂於奸胥守令之能者粗窺其大綱而不能者曠曠終而已。忠孝節烈名宦寓賢隱淪才藝之士考之往古不世出而今家龍比而戶曾閱老而寡者以節書貴而不必德者以賢祀鄙言惡扎繁溥連篇人物藝文至於今何獨盛也。凡以執筆其間者不過取舊集而繕錄之。妄有所增益數月而集成署其端曰某年某官修要名而已耳。以是爲修何可以爲志。曲沃少師衛公引疾久矣。

今上思其賢欲倚爲治安車蒲輪起於家召對命言天下事無隱公條列數事以修一統志爲急。

上曰可。詔督撫下郡縣於是天下始知志爲國家之所重如此言者又疏請修志禁私派務得人使可傳信。

朝廷并下其議則修志於今日烏可苟焉爲也。方是時山陰金公知揚州甫蒞事卽以志下詢余請博採於公獨斷以信不可參以人公搜前志得故明萬曆中鄉大夫盛公儀所修及近代諸本又下令十邑各以所緝新舊志進合以。

本朝因革文獻之徵驗彙爲書未成會公擢按察江

寧蘇松等處驛傳鹽法副使去政固繁較揚爲稍簡
因得以其暇時精搜嚴剔必信必文逾年而書成以
書示余曰志初謀於子今幸竣事子其序終始焉余
以非才遜謝者再公屢書促不倦恐辱公命夫志史
事也况奉

天子命將達於

御所頒之史館取信於天下後世敢不慎公固賢者
治揚僅一載視民寬和若慈母又好文愛士遠近歸
之去而士民思之不忘古所稱仁者也仁者之言必
不誣又本以學問則其爲志不可信哉不可信哉遂
書以報

贈揚州知府金公序

淮以南臨大江控州府一十有七者惟揚爲最大夙
號難治我 國家休養三十餘載洊臻太平士民恬
熙商估豐豫四方賓旅來游來集守茲土者不勞而
理

皇帝十三年春滇閩叛亂東南震驚揚人多惑易擾
譌言道聽家室朋奔城門夜開填衢泣路我公甫下
車不急不縱旣溫且和徐告吾民曰爾毋遽往曷與
歸來盜伺於郊寇在萬里於是聞者感泣去者悉返
自夏徂秋遂告無事公因興除其利不利於吾民者
廉以約已明以聽訟勤以視事爲政大體尤善用寬

事以不廢

朝廷加意江浙爰命親藩帶甲數萬先後過揚一時酒食芻糗供具之屬取備俄頃動以萬計吏卒倉皇不知所出公曰毋擾吾民單騎迎王舟朝服拜岸上曰揚土水旱民實勞苦供給不備罪在知府王咨嗟動色謂督撫大臣曰知府賢揚固孔道家自用兵以來羽書露布道路相望南北走驛馬歷州縣夜鞭郭門時刻不得悞悞者中軍法苟非其人鮮克勝任公治驛有方一呼百應郵傳不滯督撫大臣因交薦公才並條公實政請賜優擢天子報可卽令觀察江寧蘇松等處驛傳士民間之

驚曰奈何奪我慈母不呼而集者數千百人謁督撫請駐揚州不忍公去也公勤學好交留心古名賢遺蹟海內聞人及布衣之士相與文酒往來無虛日昔歐陽文忠公守揚州作堂平山爲郡巨觀後寢廢公毅然修復取材於官募役於工不徵一錢役一民閱月而堂成成之日大召賓客車馬滿山谷遠近來觀者千餘人咸謂數百年無此事矣爲之歌詩以紀其勝凡天下爲吏者偏於才則廢於事或多躁妄輕率之舉而民易擾嗇於才則廢於事鹿鹿無所表見民有緩急無所倚二者處無事之時尚不可况一旦臨大利害軍興多故如今日乎若我公之才守之以靜

穆出之以澁沉以無事視有事使得公數輩爲國
家領封疆定方畧東南之寇不足平矣豈僅賢司牧
之任而已哉

文與人俱堪不朽

...

送程職方守桂林序

康熙十二年夏兵部職方郎中南海程侯出守桂林
凡京師素與遊好者皆治酒賦詩祖行余與肯齋
肴石林亦以請程侯馳書來謝曰寵行以酒食習也
豈所望於吾子乎吾子曷以言他日從萬里外見子
言如見子矣余謝不敏者再乃三揖以告曰君之行
榮乎否乎其才所應得乎抑拒而不受於懷乎將安
然受之以克盡所事乎君昔試禮部第一故事當列
鼎甲官翰林爲忌者所中不能得俛首爲中書舍人
往例當考選爲臺諫會例停又不得久居郎署多所
表見凡郎署中諸所應與者君皆不得及秩滿當遷

或視學或備兵以至糧儲屯鹽水利郵傳諸執事皆所當得者最後爲郡守而君於凡所當得者又不得乃得其最後者爲桂林守一時士大夫咸歎且惜曰程侯文士舍職方顯曹就桂林荒徼非才所堪今天子方銳意文學延訪詞賦若程侯者何官不可以相容而必迫之以出也余曰不然今世之仕者多喜內而惡外以在內任輕責薄保祿位而就便安也故羣視郡縣爲畏途避之惟恐不遠使國家盡如斯人則天下民社之大其不相胥於淪沒者幾何矣不見夫得郡而治者乎土田城郭有屬邑足以蔽屏翰也司馬長史有僚佐足以供趨走也祿二千石足以仁

親族周友朋一郡之人視喜怒爲憂樂然則官至郡守亦足展其才行其志而不爲卑辱矣况桂林當西南險塞襟帶五嶺控御兩越連楚疆接滇界徭民雜處地設重鎮甲兵數萬近以主者不善往往多事苟郡守非其人則西南之憂爲最大程侯久在樞府凡天下輿圖形勝兵馬芻糗之數籌之已至熟余知其必盡所事不以非才所應得遂戚戚於中而不釋也君行矣爲郡之暇歷山巖入川谷探幽怪以爲文章則山川之助又曷有極哉

天不與圖紙細白其...
縣守非其人限西南之憂為最大野...
歲此端重驗甲兵獲萬戎以主...
南劍塞帶正巖益瀾兩族數焚...
守亦只吳其卜計其志而不為...
縣兼周文限一縣之人賦喜然...
憂樂然限宜迨瀝

送劉次山序

凡邑必有山川亭館關梁祠廟與夫聞人名宦貞夫
烈婦高僧羽流及水土百物奇禽異虫佳花美木并
載於志乘守土者獻於採風採風者達於邦國所以
彰此邑之盛美而示人以可往次山劉君為邑得南
安之崇義按其邑志無山水足以登陟無人物足以
稱揚無風土景物足以採擇而怡悅惟相傳有聶都
山前人臨眺之跡無聞焉君固名士工文章一時賢
公卿咸謂君多才當得名邑始足以為治而固困於
此皆為君嘆且惜汪子聞之不以惜而以賀曰是烏
足為君困嘗考茲邑界在五嶺之東扼交廣距湖湘

蜂蟻窟宅明正德中始削平歸板圖陽明先生爬梳而滌蕩之獸者人逆者順迨我國家沐浴三十年駸駸乎禮義之鄉矣今又得名人撫字拔濯於其間則爲政之暇必有創造以備觀覽教育以成人文嘉瓜瑞麥草木之珍禽鳥之異感召而時至茲邑將藉君以顯豈君得之爲困也不見今之宰大邑者乎朝至官而暮去任後者來前者猶未得去雖有奇才異能無所表見其湮沒困折可勝道哉惟地簡僻可長守鮮失坐致通顯則崇義之可賀信然矣用君之才他日出其文章修輯邑志必有以增其所無然後知賢者之有益於茲土也故書此以爲贈

送江都知縣駱君雷菴序

爲州邑吏於今者公私去官率羈畱不得卽去動踰數年不奉有喪其父母至終其喪猶不得歸者甚卽釋麻衣被章服亟亟就選人豈復知有喪禮乎士君子之仕於外也不及歸致喪其父母人子所不忍言也先王制爲奔喪之禮所以安孝子之心若終喪猶不及歸則先王之世之所少而近代束縛於官守者皆是也豈人子所得已乎是在不失乎禮而已吾邑令駱君雷菴同年友也康熙丙辰冬來領斯土廉於守勤於事教民循循若慈母於嬰兒民悅從其化明年夏聞母夫人憂亟請解官去大吏欲疏畱之不可

奪吾邑賦稅繇劇凡舊令之去也新令必算官帑多
糾鎔侵耗卽繫畱不可去惟君淺於官而綜核嚴且
無豪髮取故其去官時不挂一錢噫亦難矣宜其歸
之速可以成孝子之禮也顧復爲人繫畱至二年之
久始得脫而歸君之心傷矣邑之士大夫竝里兒巷
婦思君不得卽去之故不可得於是尤憐其悲傷之
情而不勝歎恨於斯也君久廬於客貧無以給朝夕
百姓爭以斗米餉時繁車過市門道旁嘖嘖指曰賢
哉令嗟乎以君官未久而喪其母母旣喪而不得歸
羈縻二年貧窘顛顛孰不爲吏而困亦至此極乎雖
然君之在官也士民頌之其將去也惜之及去官不
得歸也又共憐其悲傷之情而歎恨於不得卽去之
故非賢者之感人烏至此乎君今歸矣服將禫君孝
子也吾知必奔如先王之禮痛若初喪而豈近世亟
亟爲吏者比哉君先公仲逸先生與母夫人厲太君
有隱行生平教兒不以富貴爲榮寵則君之廉於官
實本於所自其所以爲孝者固不大與因其歸書此
以送之

送兄舟次之任贛榆序

古取士莫重於明經上之登朝廷卽本其經學講說
道德輔導天子下之領一鄉一邑職任師儒進羣第
子而教育之以應君上之求所取固不大與延及後
世明經之科以年不以學士游於庠者少而壯壯而
老屢蹶不得售積其餼廩率數十年乃貢於禮部又
需次十餘年甫得授學官大都皆六七十歲人志氣
墮積耳聾目暗以斯爲歸老之地貪束脩利羊豕而
已及督學按部冠服敝壞革鞞不完槃散扶掖參差
歷階上督學臨睨易之而已安望其昌明經學如管
賢教授生徒卓然爲天下後世法哉我

國家用廷臣議增復教職破食餼年分於是英敏軼羣之才應詔而出二百餘年罷癘之席一旦更新此又例之善變者矣余兄舟次時以明經貢於廷司教得顓榆將抱其經以往四方聞人歌詩爲文祖於郊爲賀之言者曰君且少富於學問名公卿咸折節願交今爲吏名將益大而行且日遠乎又爲惛之言者曰才如君宜出其文章備員侍從性伉直通達治亂不則爲臺諫奈何齟齬於小官又有起而慰之者曰君之親老矣家復落抱關之吏古人不弃雖升斗詎不足爲養乎客之言如此卽余亦莫能有加也嘗聞顓榆在秦時爲鬱洲地東接大海中有鬱洲

山俗明僧紹當宋齊之間隱遯不仕居州之弁榆山棲雲精舍後歸攝山齊高帝稱爲堯之外臣賜竹根如意筍籜冠當世榮之吾兄嘗讀書攝山慕休烈之遺風今復官其隱地其涉海登鬱洲問所謂弁榆之山安在嚮時棲雲之舍猶有存者否挾書一卷酒一壺升高望海歌吟叫嘯召諸生之秀杰者而憤發之常有勃然興起者佗日有過其境見彬雅之士聞弦誦之音人執一經問其何遂能此也其父兄子弟悉以手加額曰繼明休烈而來者有汪先生在噫是可
以行矣

以詩矣

以手吹盼曰歸則外...

...

...

...

...

...

...

...

送吳蘭次歸滄浪序

有宋賢者蘇舜欽子美開封人既罷官攜妻子居蘓州買水石築亭名滄浪讀書其下子美為宰相杜祈公婿范文正公所薦舉與歐陽文忠公游最善高才特行不容於時中之者以一酒食之故坐放廢當時哀之吳君蘭次以尚書職方郎中領湖州輕財好交既去郡家無一瓦一隴貧不能歸遂客於吳托跡滄浪間余不知斯地即子美所居否當時一水一石猶渟泓直立否其亭猶屹然在否子美當日為湖州長史蘭次則為守官同也子美負才為人所中蘭次以疏節取忌出處同也又何疑於其地哉顧子美既罷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無聊不平憤悶於歌詩多激昂顛顛之態藺次蕭散
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高衲放浪於
湖山澹蕩之外每醉輒歌吟笑樂談調終夜酒痕淋
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至忘寢食歐陽公嘗稱子美
聞其名而慕見所傳而喜聽其言而驚以服久與其
居而不能舍以去也余與君亦云爾矣今年冬一至
揚州與余飲酒而樂將別謂余曰歸滄浪矣子曷可
無言余曰君生於揚宜以揚爲歸而吳是畱歸乎客
乎所稱滄浪者特寄矣乎從來有官其地而因家焉
者亦有擇善地以自便者宦游得也君今舍其所宜
歸而歸於無可歸也不重可歎哉君富於才爲名公

卿所印行且復起願佗日買田築室於故鄉與余輩
飲酒以老是又所謂滄浪矣何必於吳哉

贈心廣道人序

有以美田宅遺其子孫者其後人蠹壞荒蕨之離其棟礎汚其疆理爲鳥鼠之所居蛇魚之所窟過者歎息指之曰此經營於某人而遺非其人也有一人起蠹者新之壞者完之荒蕨者芟之柞之離者正汚者闢鳥鼠旣去蛇魚亦徙過者又歎息指之曰此廢於某人屋幾薪而地幾澤也非若人安至此則此一人者非所稱贖子孫乎今天下老佛之宮櫛比鱗次耗民財者多矣其徒猶日事侈大廢其舊而新是營君子惡之新者誠可已而舊者若遂聽其積蕪漸滅徹爲瓦礫之墟亦甚可惜也吾郡有道人心廣者姓唐

氏中歲弃家從浮屠游髡髮而虬鬚方袍禿袞類道者所脩飾也故舉國呼爲道人而不除其姓道人無所事凡郡內外二氏之舊宮就續難葺者毅然任之冒風雨集材力修復觀廟院寺凡十有三下及橋梁街衢城樓若干處度錢數十萬木瓦鐵石麻黍丹碧之數又無慮數十百萬悉逆計於心無豪黍差而人不疑卽謂二氏之贖子孫可矣康熙十三年秋余憺平山堂之廢也與郡守金公謀復之將舉工而難其人時道人方閉關余往謂之曰道人所以盡心於二氏者良苦矣獨吾聖贖之教尚有所未聞平山堂搆自歐陽文忠公固聖贖之徒也曷盡力於斯道人卽

破關出數月而堂成又三年春郡教授秦君修學宮復以屬道人余適自京師歸樂贊其事郡中先有大禹廟廢郡贖修之道人實董其役其有功於吾聖贖又如此余嘗慨天下宮廟屬於聖人者不過郡縣各一率多廢壞不治豈吾徒之力反二氏之不若與良以市人所以傾心殫力於二氏者非真能見二氏之道也祇以求福而已吾聖人之宮固非求福之地又建於朝廷守在官府宜趨者之少也道人道二氏之道者也其晚歲乃更奔走於吾儒不尤足取乎因序此以贈之

此其神效以受命於天... 凡人世以心... 一學之效... 又... 凡人世以心... 一學之效... 又...

太上感應篇序

善惡禍福之道見於六經聖人之書如日之在天鑑之在懸也而儒冠而儒行者多日習而昧其旨矧愚氓乎故聞老佛之說則憬然皇然奉為經典鏤刻以布之錦繡以飾之鐘鼓以節之焚香拜跪以頌之聖人之書則易之耳何哉聖人之論善惡唯其理老佛之言禍福唯其事又雜以鬼神顯赫之威報施死生之慘故人聽而懼懼而敬敬而拜跪頌說之不暇矣今聖人之道不明吾儒有所不能救而老佛之說亦足以相助若太上感應一書相傳出道藏中近世奉行者上自士大夫下至婦人孺子皆尊其說而不敢

忽又轉相倣刻銓註互異遍天下矣今某氏又刻而廣之來請序余嘉其善不得辭聞人有言以茲篇千卷授人者可立獲福且禳禍夫爲善在力行不在虛語苟所爲善雖無是篇太上其祐之苟所爲不善欲託是篇以自解太上之罪知之者不將甚於不知者哉今人奉老佛之說者大率如此不知聖人日用飲食之際善惡禍福之機卽於是乎在又何他求乎然不能使人之信吾說若他說之懼且敬也是則吾徒之愧也夫

家祀圖序

禮載祭法祭義祭統自天子達於士庶罔有不敬其制詳其義該必先明其義乃可考其制故禮云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是故賢者之於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凡所以盡孝子之心也後代諸儒辨論異詞莫知所守唯文公家禮其言祭也參於古法合乎人情明白簡要約而易遵原無煩重難舉之事上自卿大夫下至士庶人皆得循分自盡若必執古祭典

強人所難行則富貴貧賤或有以限之其何以慰孝子之心乎今按察使司王公爲政以和事親以孝國家方大用公乃遽陳情養母因得以其暇時考祭典制器繪圖將昭示子孫垂法後世命余序余覽圖歛歔反復嘆公之賢而其用意爲深遠也近世之仕者僥倖於美官汨沒於榮利中道而知返者蓋少矣不得已而去官則出其私財營田宅廣臺榭蓄聲伎以極耳目玩好之欲自矜其得志問其祖宗祠廟四時祀事之禮則耳聾而目盲遇歲時俗節不過於主前陳酒食再拜跪如世俗之儀雖不祭可也烏識所謂豆籩俎醢之制哉嗚呼不祭則不孝不孝則無所

爲人貴而富者且然况貧賤乎此風俗弊壞至於江河之下而莫可救也余意治民莫先於定禮定禮莫約於文公家禮一書爲治者苟懸是以教天下則吉凶之禮明仁孝之心見風俗可一變矣然則我公作圖之意有味哉有味哉

於京師去

晚動意致殊樂也及余求祿

者僥倖力
圖之意有米者有和者私財營田宅廣臺榭蓄聲伎
凶之甄則寸率之心其風谷何一變矣然限非公非
除於文公案甄一書爲常昔昔選具以燔天下俱吉
何之不而莫可述也余意當只莫夫於家甄家甄莫
爲人貴而富者且然於貧選乎此風谷雜稟至於

募脩興教寺禪堂序

郡東南有寺前後菜圃數十畝面陵污澤雖近市而
饒有閒曠之致余少讀書於寺東小樓凡十年每日
夕與余兄及同學二三人步寺門外履圃巡谿見菜
葉黃綠野香紛來寺鐘晚動意致殊樂也及余求祿
於京師去寺十有五年而歸管之圃者屋污者塞市
塵喧囂無復閒曠可游眺矣寺殿東一角折而缺堂
廡毀齋庖露爨寺後巍然所稱萬佛樓者雨淋蝕牆
且壞余周覽歎息問管住持之僧以窮老死而後來
者率力莫能復也因慨天下廢興之故卽浮屠宗莫
之地猶賴乎其人况其大者哉有竹上人者賢有才

謀新其宮請余言爲勸今天下方用兵吾郡又連苦大水民窮財匱二氏於此謀大宮室非余所樂聞而獨於斯寺爲少時讀書游眺之所不忍其遂廢及時而脩之猶力有可爲於是樂助其事則余於斯寺有獨私也夫

募醫藥濟人序

周禮王者有醫師掌醫政令凡邦之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又設爲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疇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故其時民無夭折常享壽考何風之美歟寢及後世古法不講天時失序水旱災之饑饉困之兵革擾之疾病苦之庶類凋瘵鮮能生活噫可哀也江淮之間數歲以來河水爲虐百穀不登饑饉疾痛者流轉道路枯槁之色呻吟之聲不絕於耳目

賴

百尺梧桐閣集
朝廷加惠黎民蠲賑以數十萬計斯民之不卽淪亾者以此也今揚之民潦於春旱於夏雨暘旣乖疾病時有興教寺太上人發爲悲憫延醫士募藥物廣爲施救病且貧者咸赴焉又懼力有不足乃侵晨叩吾門請一言以爲勸余謂施濟之道聖人所難而饑溺之心寔君子所共切矧醫以活人當夏秋災告之際揆之王政未云無補豈與出錢求福于浮圖者比哉余因樂爲勸而人其亦樂聞斯語乎

百尺梧桐閣集卷

揚州 汪 懋麟

記

游西湖南北諸山記

繫舟湖上經游南北山凡十有五日得峰十五嶺十一巖十三洞九泉十四井六池七寺二十有二祠廟六書院三塔五亭四臺三環湖之莊六峰則升巾子飛來蓮萼北高南高乳竇雙桂白雲中印稽畱賢人白鶴獅子慧日雙髻飛來爲最闢其諸小峰不記焉嶺則越白沙石人僊芝大麥小麥楊梅風篁捫壁幽淙慈雲萬松慈雲爲最峭其諸平嶺不記焉巖則頻

青林虎頭玉女歡喜崑崙佛手落石象鼻百丈烏石
天香千歲日月青林爲最削洞則穿紫雲呼猿龍泓
玉乳射旭通江園公石屋蝙蝠呼猿爲最怪龍泓爲
最奇其諸竇壑不記焉泉則漱冷泉煥泉夢泉僕夫
參寥卓錫沁雪一勺六一茯苓真珠甘露虎跑法雨
虎跑爲最甘井則窺神運龍井上井葛洪井郭璞井
白公茶井龍井爲最冽池則濯洗馬鴻鴈金蓮醮筆
如意金鰻萬工萬工爲最曠其諸小水不記焉山北
之寺由昭慶崇壽大佛智果鳳林買經於瑪瑙飯於
靈隱飲於韜光禱於三竺靈隱爲最壯山南之寺由
淨慈過惠因禮宗慧大師肉身於法相探石屋於大

仁流連於煙霞皈心於理安回憩襲慶觀魚定慧飯
於廣澤理安爲最幽再由慈雲嶺至永壽觀宋仁宗
佛牙贊下天龍觀八卦田而返南北諸精舍不記焉
祠廟則拜七賢陸忠宣錢武肅岳武穆于忠肅王文
成書院則萬松紫陽天真其他淫祀非所知記不及
塔則登保叔雷峰靈鷲神尼六和亭則倚湖心放鶴
望湖冷泉臺則登看松初陽翻經莊之存而可游者
爲黃巖顧錢翁盧其餘毀者不及知焉矣所得於游
者畧如此當游之在山也或陰或微雨或雨後晴爲
多若其汎於湖中也朝煙夕月白雲絳霞川谷變幻
一日萬態莫可名狀故在水之日技在山爲多初余

之來臨湖而眺以此易盡耳及泳游於清波登降於絕壑始知其不易盡也嗟乎余之游尙不及好游者萬一而所得已如是使更鼓其力入其幽所得豈如是止乎恐佗日好游者更舉余所未歷則將悔其入之淺力之怠矣又能無媿然乎游之日始閏三月二十九日己巳迄四月十五日甲申實康熙十七年戊午同游者爲吳子仁趾翁子康飴家羣從諸昆弟導余以舟輿者實知錢唐事梁君冶涓之力是宜書

游雲棲山記

出鳳山門而西數里爲錢唐江水悍激岸多積石潮日夜撞蝕劍齒森布旁山壁側峙巨石欲落僕夫行水石中二十里稍折而入爲范邨居人數十家蠶桑蕭條少息折而南有田井然山環水滌田中石徑行一二里泉淙淙自山麓出駕木爲梁三折得竹徑陰森蔽天高者可十尋大者三四把數里不絕竹外古松茂柏揜被山谷山下有亭爲雲棲初徑徑左右皆大竹上數十步又一亭竹益密竹中流泉三池曰青龍聖義金液徑左竇有院方亭峩然雙桂樹前是爲蓮池大師塔董尙書其昌表其石徑而上一門南向

宮西向棟宇低壓丹漆不施宮後爲堂聚僧數百人
圍繞誦佛宮右一閣祀蓮公像木榻敞屣宛然出飯
於宮左小室頰而入縮而坐竊怪其制之隘也僧曰
此吾大師之教也當吾師之來茅而處山多虎食人
師來而虎去邨數旱邨人請於師立雨由是爭輸木
築室居吾師此猶其始構也後雖饒餘命無改卽傾
壞完無增嘗語吾徒曰毋萼爾宮萼卽奪毋新爾衣
豐爾食足而已又曰吾生平尙真實賤浮夸甘窮約
羞名利性尤謙下雖老未嘗受一人拜萬曆中兩宮
遣中官奉金賜紫悉封置高閣嗚呼蓮公可謂知道
者矣今天下爲浮圖之學者稍竊其師之說卽執木

杖披黃衣踞高坐構樓架閣擬於王者引徒驚衆羅
拜謹囂恬不知其受之過而福實爲災也不皆蓮公
之辜人乎余不知蓮公所爲道云何但聞其行事與
生平所以教人遺後者贖於其徒遠矣蓮公姓沈氏
初爲名諸生年三十一始爲僧名祿宏字佛慧別號
蓮池然則蓮公固明於吾徒之理者與還揖其塔而
返

遊南池記

昔杜少陵客遊齊魯與任城許王簿遊於南池賦詩其上因得名池在濟寧州城下循天井闢折而東過雙橋汶泗合繞鑿溝洫通舟船築土爲籓池上高柳鬱青荷葉的灼桐梧在原蒲葦在隰穹者梁窪者溪翼者亭覺者堂四時以夏爲最宜池之東有樓突起跨城而開朱楹藻桷轟然雲表相傳賀知章守茲土與李白飲酒於此因名太白樓中祀二先生像多宋元人碑記兗東諸山與近湖之水或起或伏或渟或潄色蒼蒼而聲瀟瀟與樓相環帶洵南池之巨觀也余以康熙九年六月道出濟上得往游焉兩易早暮

盡覽其勝北道塵沙刺天草木枯萎又當炎暑屈曲於尺寸之舟氣咽塞不得出四顧思僻地息樹下不可得乃忽游於清閑曠朗之境且古名賢之所宴游歌詠者不啻出污泥而濯之以清泉也夫何幸然余重有感杜李賀三先生以曠代之才發爲詩歌其所游歷不必盡名山川卽偶然一作息之地後人思之重之爲立祠宇作亭沼或想慕其形容爲像以祀之而其地以顯嗚呼豈不以人哉當太白之遊於此也賀爲王少陵之游於此也許爲主則主簿亦賢者矣賢而其名不傳賴少陵之詩以傳然則人亦慎其所與哉是爲記

平山堂記

揚自六代以來宮觀樓閣池亭臺榭之名盛稱於郡籍者莫可數計而今罕有存者矣地無高山深谷足恣游眺惟西北岡阜蜿蜒陂塘環映岡上有堂歐陽文忠公守郡時所創立後人愛之傳五百年屹然不廢康熙元年土人變制爲寺而堂又無復存焉矣揚在古今號名郡僚庶羣集賓客日來所至無以陳俎豆供燕饗爲羞孰甚而老佛之宮充塞四境日大不止金錢數千萬一呼響應獨一歐陽公爲政講學之堂亦爲所侵滅而吾徒莫之救不甚可惜哉堂初廢余爲諸生莫能奪六年釋褐與余兄叔定爲文告守

令將議復又迫於選人去京師五年而茲堂之興廢未常一日忘也十二年秋山陰金公補揚州余喜曰是得所託矣金公諾至郡廢修墜舉士民和悅會余丁先妣憂歸里相與蓄材量役度景於明年之七月經始於九月告成於十一月不徵一錢勞一民五旬而堂成公置酒大召客四方名賢結駟而至觀者數千人賦詩落之會公遷按察驛傳道移治江寧去明年春公按部過郡又屬余拓堂後地爲樓五楹名眞賞樓祀歐陽公與宋代諸賢於上皆昔官此土而有澤於民者堂下爲公講堂左鐘右鼓禮樂巍然所以防後人不得奉佛於斯也堂前高臺數十尺樹梧桐

數本舊名行春之臺今仿其制臺下東西長垣雜植桃李梅竹柳杏數十本敞其門爲闕闕廣其徑爲長隄垣以西古松翦翳松下有井卽第五泉覆以方亭羅前人碑石移置其上是則平山堂之大槩焉爲用二千百十兩銖爲工萬有千百十爲時周一歲資出御史轉運太守諸佐令鄉士大夫兩河諸商而百姓無與焉任土木之計者道人唐心廣勞不可沒例得書噫嘻平山高不過尋丈堂不過衡宇非有江山奇麗飛樓傑閣如名嶽神山之足以傾耳駭目而第念爲歐陽公作息之地存則寓禮教興文章廢則荒荆敗棘典型凋落則茲堂之所繫何

如哉余願繼此而來守者尙其思金公之遺意而吾
郡人亦相與保護愛惜則幸矣因勒此以告後祀

萬柳堂記

相國益都馮公將於季秋八日游於亦園之萬柳堂
先二日徐贊善乾學與懋麟飲公齋命之從是日秋
氣爽朗不寒而暄去崇文門東二里餘寬閒曠莽居
人僻少從馬上見週垣高榜蒼煙茂樹則亦園在焉
園廣五百餘畝土得五之三水得五之一蔬圃堂房
橋池臺徑又得五之一高下紛錯園之樹則合地之
五而半之樹之藝不一其種而柳又倍且半之蒼翳
叢密根披芽蘖多不可計總其成數爲萬實萬莫能
盡也堂之所以名取諸此每月之八日公必攜賓客
游於斯無少長賤賢無苛禮無鮮肥音樂不過茗飲

蔬食客無渴饑以永斯游或休於堂息於樹語唯道
義農桑養生愛物之旨時發爲嘯歌見諸篇翰無一
語及於佗因竊歎凡營園圃之樂者必其人宦而歸
謀以餘閒出以豐財耗生平之力以貽子若孫而子
若孫莫能守又或旣營於家復仕於外終其身不一
見徒鎖其屋守僮僕娛佗人而已不甚可惜哉我公
方領政事相天下嘗爲余小子言安危治亂之理及
四方水旱盜賊輒憂見於色廢食而歎顧戀 國恩
不得卽引退則公之寄意蓋亦可知也矣是園爲城
東瘠壤弃於人久矣公出俸錢收之種樹爲堂一本
於朴相地執疆理溝洫置市以休往來爲廬以棲耕

稼復命道人柴某收道路遺子女之初育者及鮮介
蟲魚長養生畜之門無關鑰四時公於人未嘗視爲
已有也噫嘻觀我公所以爲園者如此則其設施措
置以利民物者不可推見乎是日從公游者凡十有
八人懋麟不敏竊與賓客之數光寵矣敢爲之記

八人懸轡不嫌礙與寬容之嫌光顯矣難爲之
置以味只必者不可辨見乎是日於公執香凡十
日百少意喜購非公視以爲園昔吹出限其端
蟲魚是養生畜之門無關餘四部公使人未嘗
察其命直人樂其外直如數千丈之味育昔必
難介

千佛閣記

佛書言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百千萬億恒河沙
數所有一切諸佛各有名號莫可量數噫佛亦甚衆
矣哉釋氏之視佛猶吾儒之視大聖人而吾儒所謂
大聖人若羲農黃帝堯舜禹文湯武周孔顏孟數千
年間不過十數人卽如道士家言傳爲神仙者亦莫
可量數而其所尊爲大聖人者不過老氏一人何爲
佛者之易且多而爲儒與老者之難且寡歟以余觀
之佛一而已無所謂百千萬億也百千萬億無非佛
究一而已唯其一故應百千萬億而不窮惟其可以
百千萬億故莫可執一以論佛雖謂佛甚衆亦可哉

譬諸江河川澗乃至溝渠盤盂皆水也百千萬億衆生臨於江河川澗則見百千萬億衆生相一二衆生臨於溝渠盤盂則見一二衆生相非水之爲多爲寡蓋由見多則多見寡則寡非江河川澗各爲水而溝渠盤盂又一水也揚州東郭外舊有北來寺相傳創於晉歲久歷兵劫廢殿僅存僧無所棲余以先大母厝於寺南自少時隨父兄拜謁墓下願瞻廢寺每嘆息無由興起康熙七年沅江別船大師過而惜之毅然棄其精廬率其徒誅茅爲舍建幢講法雖屋宇不完而從者如歸寺當孔道遊食來往不絕悉粥飯寢處之於寺後建千佛閣壯峙端好又募田若干畝四

時飯僧請余記余問茲閣所經始則一伶人擊鐸以募感動一切遂以成噫今人具耳目手足蹈禮而行義者比比皆是也或詰以佛性則茫昧鮮所知識顧乃先見於一伶則佛無所不感可知矣又無一非佛可知矣余於茲閣多師之能大其教而於此一伶尤有取伶可佛况人哉

十二硯齋記

舍故園高梧深竹之廬而走京師塵土蒙翳之鄉攜
 敝簾缺硯從二三老奴賃屋以處今日徙而西明日
 復徙而東如饑雀倦鳥驚飛擇木不能指某樹某枝
 常為棲息之地但苟得所止即幸矣壬子秋九月余
 清羸臥疾夢入廣庭四面列大几几上古硯多不可
 以數計墨光滢滢爰取其十二出登小舟歷山澗見
 夫清泉白石洗弄不輟覺於枕上賦詩紀夢喜而名
 其齋噫亦幻且怪矣而四方賢士之與余友者不以
 為幻且怪多樂為傳道兼為作記與詩遂若真有是
 硯與齋者久假而不知其為夢也嗟夫自余來京師

初借廡於友人既凡三徙乃獲假館於斯庭止兩楹
內置書籍外延賓客又烏有所謂齋者乃客有賀余
者曰子向所賃屋傾欹卑下客至多不敢坐立若將
覆焉今大司農梁公賢而好士推宅於子屋雖小踈
朗明潔焚香洗硯坐北牖下嘯歌自得是子之齋莫
有善於此者矣子不見今之享富貴利祿者必金飾
其居羅致玩好以爲酒食博塞之地而亦託名於人
曰此齋也此齋也視子之隨所處而自得者何如也
余曰然乃屬秀水朱子錫鬯書其額以誌吾齋云

重禊閣記

入吳冒雨游西山六日而還健菴徐子館余粵谿之
上谿在郡東一隅廣數十畝蕭遠閒曠相傳戴顓攜
雙柑斗酒聽黃鸝聲卽其地董尙書其昌書其石於
門谿前後有堂有亭有室有樓夾於谿之間者有讀
書之屋分谿之支爲池池上有軒軒側有廊其佗溫
房輿室爲賓客之館者不可數計踞谿之上者爲石
山山石之西獨峻升高而望凡吳中諸山余游迹所
歷不奄乎人家艸木者一一可指而數也徐子因閣
於其顛將落適閏三月三日置酒召客浮楮於谿汎
詩於閣既酣主人酌余而起曰今與諸君飲而樂於

此也莫春雨晴谿水方長林木正茂古人不可見乃
天假以時時值其地不坐可得而髣髴乎請以重禊
名吾閣子爲記余酌而疇之曰凡人之所以爲歡樂
於世者多矣或慨於聚散之無時憂樂之何嘗卒歸
於無傳而已若乃寄託於山川文酒偶得一篇一詠
矚於情而合乎道則當時後世企叩欣慕甚至寶其
文筆轉相摹肖坐千百年不廢其此樂爲無窮而繼
之者亦甚難爾吾子以蓋代之才負海內名領望東
南四方之士以至粵谿爲率日夜執經脩謁者塞
戶外至不暇飲食虛已折節以應豈非賢哉然勞苦
矣今乃得分一日之間與余輩觴詠流連論文講道

則此樂又何可易視也惜余拙於才莫能文其事而
子又謙讓不肯以爲竊恐虛此樂竟等於世之爲歡
者不幾有媿斯閣乎徐子曰子毋遜是足以記遂書
之

白石亭記

白太傅守蘇州種檜立堂於府署後園堂前巨石若干尺峭嶮蒼奧壯聳人立類智者所雕琢也石顛有記字殘缺畧可讀自唐以來若干年石無恙相傳爲白公石歲久而仆紹興中郡守某勗亭館復起而立之經兵燹石再仆遂爲好事者徙去歸故相國申文定之東園世世寶之相國沒園亦寢廢僵臥於敗垣亂棘中霜雪之所剝蝕蛇虫之所窟宅人見而怪之莫敢取會修撰繆君尊公先生築雙泉艸堂成蘇人咸相謂曰繆公世有盛德今新發祥石其有歸乎於是積數十百人昇置於草堂之前先生不獲辭立亭

其側因取以爲名乃爲圖寄修撰京邸修撰命余記
余竊嘆曰信乎物之隱見遭遇其亦有數乎當石生
於山瑰然者而已無心與匠石者遇見賞於白公幸
矣旣仆而立復愛於郡守寶於相國又幸矣後爲好
事者所竊轉徙於廢園顛倒缺亞不湮沒於糞壤者
幾何哉乃卒歸聞人表彰後世一石耳升沉顯晦歷
千百年而一遇由文定迄修撰此其中似有天焉而
非人所能爲乎當先生築草堂濬廢池有泉雙出泓
渟香潔旣以名堂今又得佳石噫亦奇矣吳中士大
夫家凡爲遊觀之地必輦致山石穿鑿澗壑巧盡力
窮若先生者泉湧於池石傳於古何優暇也椰子厚

所謂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者俱在乎是是可記也
已

樂志堂記

石林家居之三年不諧於俗閭巷之人亦莫窺測其
雄才偉抱往往戲侮而嘗試之石林不與較獨其志
鬱無所施闢其宅中閑地爲堂外敞三室入其中深
九室而特疏其後又穿其堂之東爲溫房爲曲室堂
外作長廡像舟船植花輦石悉徙藏書名畫金石之
可娛玩者於內而日以自適焉因名樂志堂旣成慨
游好之日寡不足寫意而明歡也邀余往游且屬記
夫人之情一往罕有抵極者惟意所便也顧力有未
能則已耳苟力所能致而聽其意之便君子蓋有所
甚懼天下之可以適吾意者何窮也唯君子獨能審

所適而不任意以爲適非是則終其身役役於意之
所便今日易一境而不適焉明日溺一物而又不適
焉究亦何者爲吾自適也石林天資高朗勤於學問
幼隨侍御公讀書講道則其所爲樂固必有在區區
若仲長統之言必本乎良田美宅園池舟車妻孥飲
食無不計較若田夫野老余知石林早已鄙棄不屑
矣明乎此者可與游斯堂否則拒之而已

留雲堂記

有物焉起於至無成爲至有有焉而終於無無矣又
未始不可有故其有也莫得而驅之旣其無也又莫
得而繫之惟雲爲最虛然雲雖虛而實變蘊於山與
塊然之石翦翳於榛莽而已耳及麗於天龍乘而雨
作雷電包其中日星蔽其上當夫夏秋之交風停雨
霽幻爲山川草木鬼神鳥獸怪形異狀五色爛然靡
所不有而卷而收之也滅沒俄頃求所爲怪異者悉
無矣故惟雲爲最變白田喬子疑庵以留雲名其堂
余往來南北多宿焉疑庵癖嗜潔尤好法書名畫鼎
彝金石性狷介交游寡所合見人急揮金周之無少

惜其家始饒而後貧以是也卒至不能有其堂假其兄弟之屋以居堂既他屬留雲之名不忍去屬余記之夫雲無者也堂固所素有乃至有者且不能留而矧欲留其所無乎子號疑者也曷疑之而思之得所不疑卽知天下凡物之可留者少矣獨雲乎哉

焉文堂記

余友韓子醉白自其先人文適先生殉節破家室時甫兩歲老嫗背負脫兵刃匿江潭採葦根啖兒得活以至於長孤童子立勇於向學十餘歲卽工爲文見者驚譽以貧故遊四方鬻其文於貴人一時名藩大吏爭延致之所至稱上客人爲韓子榮韓子之心不屑也游旣倦歸卜築城東隅名其堂曰焉文請余記余曰吾子之名堂也蓋本介之推而推以不肯言祿隱其身故其言如此子固不事事於祿而人多願分其祿自不與推類且子之文無日不用於世非此莫可畜妻子肆游眺然則名堂之意夫何居韓子嘆息

不卽荅余曰噫嘻吾知之矣文適先生負文望數十年才未及用一旦以殉節亡至今哀之以子之才爲干祿之學何求而不遂固忍困阨奔走十年顛頓於江湖寥寂之鄉而不悔者其用意固可悲也已則子之今以文用於世者正其不欲自用者乎語未竟韓子動容起立前謝曰子知我遂書以記之

玉勾洞天記

幽渺怪異不經之事君子之所不道以其不可知卽不可信卒亦不得而傳也若旣傳矣卽可信可知雖欲不信使其終無傳也亦不可得也揚州有玉勾洞天載於郡誌在蕃釐觀後相傳唐時有道士持畫謁帥守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守異之使人跡其後則入后土祠井中因以囚入視見屋宇森然額曰玉勾洞天復入水漫不可見矣今瓊花觀卽古蕃釐觀所以祠后土者井故在雖其事有無不可知而相傳旣久井上有亭順治初遭悍弁鎮揚牧馬於此亭遂覆井亦隨塞余過此每徘徊嘆息思修復未能也會壽

州御史夏公人佺來修醮於觀招轉運王公維新郡
守金公鎮及予周覽殿廡相與尋玉勾遺址得其故
處突然窪然唯土一丘東污潦西民廬北侵爲道路
荒榛敗瓦充塞滿目因共謀濬井築亭御史公曰城
社疆土郡守責也復厥舊基惟金公鳩工庀材轉運
事也用厥材力唯王公執筆而記之使傳於久永舍
人其何辭予曰諾從來言神仙者多不可信而道書
所紀大小洞天以百數十計其中可喜可怪之事往
往而有大抵皆高人達士善人君子始可與於神仙
之徒而市俗無行之人不可語諸此也後之來遊於
斯者尙其自省而勿泥其見於井中乎

四女子寺記

近德州四十里有四女子寺余詢其故船上人指以
相告曰鎮有寺寺前有槐爲四女子所樹其由來舊
矣余登岸入寺有宇頽然墻瓦腐壞祀一老一嫗像
四女子左右列容止娟好皆道士服無碑記可考有
板在懸記四女事首尾鎮屬古貝州歷亭縣今高唐
州恩縣漢景帝時有農民傅清字景山家故饒妻羅
氏老無子生四女皆孝謹柔淑通詩書矢志不嫁養
父母以終樹枯槐以明操槐復茂偃蓋如龍父活百
五十歲白晝與其妻女拔宅仙去今寺與槐其遺跡
也士大夫過此者多爲詩以美之噫如傅農者其亦

不達於禮矣文王之化南國也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孟子曰男子願爲之有室女子願爲之有家聖人制
禮以化成天下豈容有所獨異乎若四女子者果不
忘其親之老擇人而適以時奉養誰云不可不此之
出而溺於老氏之說欺世盜名烏足以爲法漢景之
世去秦未遠聖人之道不明王者之化不著使聖王
在上教民以禮當必詠桃夭歌標梅豈有滅倫悖理
如此等事哉至所傳拔宅事尤怪誕不足信甚矣愚
氓好議論不知折衷於君子故爾雖然世固有厚妻
子薄父母而不知養者又或兄弟異志推委其父母
至於凍餓者視四女子貞志不貳以養其親不重有

媿哉

居實高士圖記

夫趨唐寅西高士圖一卷一人背負牛角牽而

人指地顧牽者曰泉父許由一人騎古貌衣鹿皮

何薪而趨曰善卷一老道服以一指指曰若有言

七區

殿前

如我等事哉至所傳拔宅事尤怪誕不足信甚矣愚

次如議論不知折衷於君子故爾雖然世固有

子薄文涉而不和養者又或死後其志難委其父母

殿前

殿前

殿前

殿前

殿前

殿前

殿前

殿前

唐寅高士圖記

吳趨唐寅四高士圖一卷一人背笠倚牛角牽而立
一人指地顧牽者曰巢父許由一人髯古貌衣鹿皮
荷薪而趨曰善卷一老道服以一指指口若有言一
老偃而聽言者商容偃者老聃也二人執鋤一戴笠
一秃共首一人皇皇似岐路者沮溺與仲由一人跣
而杖一人拱卽由與荷蓀丈人一老一婦負田器書
卷筐筥之屬偕而行曰老萊子一人曳杖與盛衣冠
者傲而言則原憲子貢地上有甕一人指甕對一人
語爲漢陰丈人黃冠野服側面叉手向一人語者爲
壺丘子林席地一老與一人對膝坐曰老商肩長竿

釣緡翩然行者曰莊周袖手掉頭若不屑顧者曰段干木幅巾把筆據短案坐地上若將書者黔婁先生少年短褐揖於前白衣持卷隨於後中有偉然法服者則顏曾之與孔子也并側一人坐癯然有饑色者陳仲子一拄杖一羽扇一把卷一採芝髮皆皤皤然知其爲四皓一人跪一老授跪者書黃石公之與子房乎一人朝衣冠跪爲一老繫鞵王生之與張公平前三白羊一人席地焚香撫琴則宋勝之旁置書卷硯筆開卷南面坐一人執如意北面坐張仲蔚之與景卿也幅巾坐於床著著草於瓶一人坐而問嚴君平之與子雲也袖掩其鬚若掉臂去者彭城老父二

人捧玄黃於前一人搯手不屑就者爲韓順圖止此高士凡二十有九與高士俱者凡十有五高士各有贊寅書牛一羊三甕一瓶一井一床一几一簞二琴一鋤鋪杖笠書卷筐筥雜物各隨其人纖悉入妙可謂極繪畫之能事爲寅真蹟無疑也昔寅生當文物之盛抱異才取巍科使其得時有爲當必有以自見卒遭挫辱擯棄使不得奮力於功名致放浪不羈寄情藻繪若寅者亦可哀也已今觀其所画高士圖多不以類或儒或老或隱或怪寅皆以高士貌之者亦從其所尚而已若繩之以道則不可寅殆所謂狂士也與是卷寶於浙西沈孝廉爾燝之家有年矣孝廉

貧不能有將鬻之而以示余余心愛之爲之展玩竟
夕傾酒一斗因爲之記不知其終爲誰氏有也康熙
壬子臘月十有九日

徐健菴畫像記

崑山徐子健菴來揚州慈谿姜子西溟適館於郡守
金公之署聞徐子來出就余飲酒歡甚不能別興化
禹生尙基者善寫真徐子曰余生平喜朋友如嗜欲
今游於此而與兩君飲而樂也曷命禹生貌余三人
像爲一卷以誌斯日之遊俾他日時與兩君見也禹
生因寫古松磐石徐子面西向一手伸紙一手拈毫
余面東向右臂據石上兩手把卷姜子坐稍上於余
以左臂着石角右手橫管若有思者圖旣成屬余記
之余惟士君子見重於天下也人每爭仰其丰采所
至輒聚觀或旁窺竊嘆驚爲天人甚則圖畫於朝廷

奉饗於祠廟見者歌詠瞻拜若神明焉不敢褻此皆能使人圖畫其形狀令當世愛之後世傳之何其偉歟今之人無賢不肖鮮不自貌其形以遺子若孫而子若孫之賢者猶能一傳再傳不賢者或零落于頽梁敗壁雨蝕鼠啣曾故紙之不若而人亦絕無低徊愛惜之者則像之畫不畫何有哉徐子具曠達之才既取上第又好交樂善推獎士類海內之人群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卽偶寄意於圖畫亦公之友朋而不私其志趨高遠何如也顧余以山澤之癯竊忝於畫側其不類已甚將奈何將奈何

書歐陽公論狄青劄子後

讀歐陽文忠公論狄青劄子及水災疏爲之掩卷太息曰青死矣孰死之曰歐陽公死之也青在當時未嘗陷於罪歐陽公固賢者曷云其死之也曰其言足以死之也青之不死幸而免從來武臣之於人國也功大者名高名高者忌衆自非有明哲之識與保護之人鮮不敗况有重爲之詞以疑其君者乎昔青於仁宗朝起自行伍十年之間驟掌樞密受恩最隆其心已足又當國家承平無事之日青亦何由而反哉而公則謂其不幸有得軍情之名又云其用心有不可知者噫此二言足以殺青有餘青卽死其心恐有

所不服自古名將與士卒共甘苦故所向成功不得
軍情何以制敵至青之用心尤深知其無他何言之
青雖武人頗識大體嘗見知於韓魏公范文正公文
正授以左氏春秋青由是折節向學通曉將畧觀其
不奉詔除面涅與不受狄梁公画像告身兩事則青
固讀書明大義者賢於常人萬萬豈復有奸邪亂國
之心哉當日值京師大水青在樞府士卒矜誇其家
又數有光怪青避水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驚疑公
職在論思安能漫無遠慮然但當善言保全使自釋
兵柄不當危言啟人君之疑而制將帥之命猶幸仁
宗寬大主也假令猜嫌疑忌之君青不知死所矣嘗

考公論青於嘉祐元年之六月青罷樞密於八月出
判陳州卒於明年之三月未必不因此憂皇抑鬱以
死豈不悲哉青自爲巡檢指揮使擊夏人以來威名
大著天子思之命圖形以進及夜度崑崙關大敗儂
智高平定廣南可謂雄矣但不能見機勇退致令黜
而去去而死亦重可惜耳嗟乎勇敢如青立功名如
青賢而知大義如青尚不免歐陽公之疑則後之爲
將者又孰肯出死力以捍社稷乎宋末邊備空虚士
卒疲憊一敗不可復救未必不由乎此也後世有將
如青者尚其善全之哉

幸與懸一類不恒於地未也不自平也也於其
 淋清又將背出溪水以野地野千宋本家備空也古
 背贊而取大難吹青尚不與則公之歸則公之風
 而法去而天亦重下部耳聖平與道吹青立也
 背高平安流南可雨華矣也不論以好與好金
 大善天子思之命國紙以度及好與好開大與
 天善天子思之命國紙以度及好與好開大與
 天善天子思之命國紙以度及好與好開大與
 天善天子思之命國紙以度及好與好開大與

使粵詩跋

暇日嘗侍司農公於蕉林書屋為言少時隨贈尚書
 中憲公之官南雄甫數歲舟過西江遭大風幾覆忽
 觸岸中憲公與太夫人抱公倉皇一躍而上恍有神
 助時夜昏黑與家人行見村落遇老翁出婦子殷勤
 慰留詢其地蓋沙溪云懋麟敬聽稱異癸丑秋公奉
 命之南海道出西江過遇風故處問所謂沙溪者已
 莫可復識賦詩興感至南雄謁中憲公祠故老擁傳
 觀我公山嶽之輝光思中憲公久而未湮之舊澤羅
 拜感泣噫嘻當中憲公提携襁褓出守萬里風濤江
 海身蹈不測詎意五十餘年我公乃以尚書秉

天子節袞衣赤舄重過廣南一時將帥大吏趨承奉
俎豆薦蘋藻歡呼祠下顯榮爲何等與懋麟於此益
嘆中憲公之惠愛廣民天祐後哲故振起光大特令
此邦之民一親見之也我公勲業文章遍海宇垂後
世今覽斯集博大從容山川民物罔不包舉時變亂
恍忽公乃權大體宣德意成命而歸則天生我公
固非偶然曩之脫風浪遇沙溪老翁昏夜莫知有無
豈非神哉鄧子孝威叙公詩詳矣懋麟無復置辭謹
述異聞俾傳於後

蜀道集跋

次濟南王先生蜀道集詩旣成客覽而嘆曰先生所
工固在詩得蜀而益顯若所云是先生藉於蜀而蜀
無藉於先生也請設一語爲客問蜀道與爲詩孰難
客曰蜀難余曰否凡天下人力不能至者爲難而人
力所可至者非難也自有蜀以來得已不得已游而
至乎其間者幾千萬人也才不才至乎蜀而賦詩其
間者亦幾千萬人也而蜀固在蜀之詩不一二傳然
則難而非難者其蜀非難而實難者其詩也爲他詩
固已難爲蜀之詩則又其難者也先生以使命入
蜀往來得詩三百餘首凌韓轅杜詩無不美卽蜀無

不傳先生藉蜀乎蜀藉先生乎客不對而去

國之政急難之時復又變換亦由是而變也
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開卷亦幾千萬人出而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生乎其間者幾千萬人出而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代而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容曰羅漢余曰不其天下人代不其空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辨誰公矣其亦謂焉一語以容問羅漢與否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上國亦謂焉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不齊南王狀主孫也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其區區而變而快難者

跋米元章墨蹟後

右米元章書秦城詩二十八字題識九字黃公望楊
維禎宋濂跋三段藏於吾郡宗傅巖工部家公有盛
名愛書畫傳其孫元鼎梅岑敬守之屬為跋按宋崇
寧三年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敘獨書畫之
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
簡拔之法著為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有紀
焉是時元章名能書畫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對優殿賜
御書畫扇各二奉詔作黃庭小楷賜白金緡錢甚腆
又奉詔於後苑大書烏絲欄二十言以進徽宗在瑤
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詔芾書芾反繫袍袂跳躍

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上大喜以馬腦硯李廷珪墨
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賜之復被詔書屏風數
日賜銀十八笏蓋九百兩也芾之遇榮矣芾爲人高
自標目刻意文詞徑奇蹈險以崖絕魁壘爲工芾固
有足重者豈僅以書而其被恩遇則以此固由上所
好耳崇寧之際京貫竊國政事墮壞執日就危亾猶
文飾太平篤好書畫可謂愚矣從來治亂興廢未始
不如是是豈足道獨芾之書雄傑千古亦徽宗詔旨
揚訖之所至與然則有天下者之所好重矣哉

跋留雲子畫像圖說

留雲子將畫其像列景二十有四先爲說以示畫師
其說短長雜見纖毫入妙亦如列景之數余覽其說
有在畫中者有寄意於畫外者畫之中固畫師之所
能畫之外雖起顧陸於今日恐亦將閣筆謝不能也
余見古人畫幽風莊子離騷洛神又見近人畫史記
寶之者重千金或數十百金余皆無取焉蓋覽其畫
不若覽其文畫中之文百不具一而文中之畫千態
萬狀自有天地人物草木蟲魚可喜可怒可哀可樂
之事無不入神洽髓悅吾目而娛吾心也又何以畫
爲哉大凡前無文者或可畫既有文矣且至文則不

可盡也留雲子之說妙矣雖無盡可耳余竊有一說
爲留雲子進子少負異才處順適之境一切玩好供
御卽大貴富人不是過今老矣金散於人矣顛毛半
白閉門靜悟蓋已進於道矣而欲所爲圖者間有少
年喜怒之習豈好惡之際尚有未辨乎抑賢者之寓
意不易測識也敢以是說補留雲子之所不逮

跋王文安公所書卷子後

嘗覽虞山錢宗伯銘王文安公墓石專稱其書法爲
百年來第一人於其生平出處得位行道之大固畧
而不言豈以公文章勲業昭然在天下後世固所不
必言而公之書法不可不表而出也康熙十五年冬
商丘宋子牧仲出公書屬余跋披卷盡覽如見公神
采勃勃據案灑墨時墨痕汚衫袂淋漓紙上不可遏
也噫余不及見公竊聞其飲啖過人善肉食每飯數
升雜餽餽數十甫畢與佗宴會復盡食無餘飽後作
書尤氣力盡數十百紙不倦也咎袁粲見王景文歎
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輔歡亦復可觀若公者其

庶幾乎噫亦奇矣

書大廉六益樓十百無不於也管文榮良王景文然
代無斷於樓十甫畢與外宴會野遊身無解於中
也即余不文良公蘇園其有與盛人善內分我贈
采博時耕築圃墨御墨染河涼泉格謝琳土不何戲
商立宋千郊外出公書風余知來悉盡買破良公輒
必言而公文書書不何不來而出也張熙十五年冬
而不言豈以公文章煥業取然奪天下於世固無不
百餘來策一人於其主平出與孫於世故之大同耳
嘗讀與山餘宗亦論王文安公集百事辨其書書也
劉王文安公集書卷千第

跋韓秀才臨鍾太傅書後

右韓先生摹鍾繇書一幅子魏寶之以示余屬為跋
噫先生之書儼然繇矣繇雖起度不能議也古以書
名者多而必首宗繇重其書抑重其人與史稱繇開
達理幹洵魏氏之名臣然其初實漢孝廉也辟三府
為廷尉正黃門侍郎催汜之亂繇嘗與尚書郎韓斌
同策謀出天子長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
封東武亭侯似忠於漢者迨魏國建為大理遷相國
不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繇以玉玦送丕互為
書推奉及丕踐祚進封崇高鄉侯與華歆王朗為三
公則居然魏臣矣當操戰官渡時繇送馬二千匹其

心乎操久矣豈復斯須爲漢計哉千古書與人重者
唯顏魯公若繇者亦僅以其書耳韓先生諸生忼慨
死國難雖與魯公齊烈可也何有於繇哉朱紫陽自
謂書學曹孟德余未見孟德書不知何等旣見許朱
子則論書固又不必以人與韓先生諱默字文適仁
都人魏字醉白亦工書

仁都知縣周公傳

公周氏諱志畏字抑畏又字雪松寧波鄞縣人曾祖
炯封文林郎祖天覺故明萬曆己卯舉人鄧州知州
父乃祚寧波府學生員贈仁都知縣母李氏贈太孺
人某府知府李公應辰女初孕公時夢神告以月望
當生兒及生果及望因小字望公負至性少讀書見
古人忠孝節義事卽感激奮發日夜磨礪思發舒其
所欲爲事父母孝母早得疾臥牀十餘年公視藥臥
側不敢離間潛誦書以慰其父夜不敢解衣寢中裙
廁踰日取浣濯不假妻子手久無倦容母亡一年父
尋歿朝夕哭毀瘠過哀及葬不輟哭遇風雨卽麻衣

趨伏墓上慟哭霽始返自傷爲諸生未得志養其親
常書蓼莪篇自責且詠且哭聞者哀之服除崇禎壬
午舉於鄉明年癸未成進士又明年甲申流賊李自
成陷京師謁選南京得江都當是時捍帥分部四鎮
國家莫能制所至奴官吏蹂百姓稍不當橫刀怒視
揚州一鎮尤酷惡吏民苦之帥旋死兵無所統益橫
暴公適下車將弁氣凌公公強項抗不撓取其兵害
民者置以法兵大譟謀劫公廷論多公直恐不免議
調歙縣大學士史公可法督師駐揚州知公才欲倚
爲佐聞調慰留之曰敵且至城孤立無救度不能守
民旦夕死我與子俱死民所以不卽死者恃我與子

在耳子卽去如民何公素子畜民民依戀卒不忍去
城中餉匱公往高郵區畫糧數千斛入城爲堅守計
未幾

王師薄城下史公守西門公守小東門躬率士卒被
介胃嚴刁斗宿敵樓上夜不交睫攻益急有給公降
者索縣印公罵之曰城破吾抱印死印不可得西門
陷史公死兵入執公不屈擁至南郭福緣庵刃公於
水公平時常以小鏡置懷中用以爲鑑至是死數日
無知者一僕行覓公見尸水上識其衣啓視鏡宛在
乃哭殮焉公生於萬曆丙辰四月十七日死於乙酉
四月二十五日娶袁氏一子斯言比聞公死泣不止

歿於江都尼庵甫八歲公兄子斯盛字岷公
皇清順治辛丑進士以文章名於時哀公死之久而
未彰也屬余爲之傳

論曰乙酉之難史公死城守顯白昭著矣乃以葬不
得尸人迄今疑之甚矣小人之不可語大義也嚮使
周公之尸不出其疑又孰能辯哉周君岷公不死其
叔以弟斯戩繼公後又表彰之嗚呼賢矣

王御史傳

公姓王氏諱與字百斯山東新城人也官湖廣道
監察御史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寇李自成犯
京師公家居聞變率妻子登樓自經死實四月二十
六日距國難僅一月云邑人哀其忠崇祀於鄉所著
有隴首集一卷公生而魁梧身長八尺廣顙修眉望
若神人生平忠信坦白與人油油大義所在毅然不
可奪崇禎初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選例先門閥
次才望公以賢州叅議贈太僕寺少卿諱重光者爲
曾王父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諱之垣者爲王父
浙江右布政司使諱象晉者爲父其伯父少師兵部

尚書諱象乾門閥既高又負才工文藝因與選故事
庶吉士讀書夏治一經日誦古文正宗及唐人應制
詩各一篇以故公在翰林無所見及授御史巡視河
東鹽課所至有聲再差陝西茶馬當是時流寇充斥
三秦騷然邊境多故國用空虛邊將驕侈束手撫講
紛囂議增歲幣爲苟且計公至感奮激發思一洗滌
率格於時執不得行作西羌雜詩發陝硤石諸篇以
見志卽所傳隴首集是已使還稱職奉命督應天學
政臺例御史必三差最後督學爲老差非清望縈著
者不得與而御史至是亦惟翱翔拱默坐印內擢而
已公奉差未行也慨天下將亂武臣本兵柄者率豪

縱不法因廉得總兵官鄧玘貪掠狀特疏奏之玘蜀
人與時相王某姻婭也政府持其議坐貶官歸時布
政公老公耕田養父絕葷學佛閉門示不復出及聞
甲申三月之變西望痛哭不食將蹈海至利津夜半
整衣冠赴水家人覺之不死因慰之曰公里居無職
守可無死卽終其身放廢耳公不答復抵家佯笑語
家人不疑乃夜謂其妻曰吾卽死妻曰君死妾敢獨
生其子聞之泣前跪曰父死忠母死節兒願從卽夜
夫婦縊於上子縊於側公先自譔壙誌述其生平出
處及死國狀遺命薄葬年五十四妻于氏封孺人少
公一歲子諱士和字允協廩膳生年二十八預爲絕

命詞一章公死時亦自題絕句詩公諸子戶部公士
禎編次授公孫啟沅傳於世

論曰嗚呼歐陽公論馮道視喪君亾國未嘗屑意則
身遠患難者何責乎御史公之死伏在田野委折不
回從容矣吾宗文烈公偉亦夫婦死國難公復益以
子難哉
甲申三月之變西望痛哭不食徘徊前至休斯齊等
知公少公孫田養文孫軍學州閣門示不錄出公
人與執牀王其殿殿也如麻林其滿至以官制制
雖不志因難身歷六官澄思貪其非非制與之民
王筠侶名崇節宛平人大宗伯敬哉公毋弟工繪事
不屑屑師古所画山水樓觀人物草木蟲魚蕭遠閒
曠間出古人之上人爭貴之性任誕不羈非其所悅
雖權貴人迫之不輕作筠侶生五歲而孤多疾病習
懶慢不喜爲章句學學擊劍走馬舉武科爲興州衛
千總久之不樂棄去放浪家居益肆力爲画宗伯公
素友愛筠侶未嘗倚門地請謁足不至公卿門或乏
食不肯向其兄及從子輩索一錢甘心貧約以繪事
自食其力士大夫雅慕其人求画者滿戶外必先償
直後欣然命筆先是京師未有知之者大司農梁公

王筠侶傳

最先賞識稱爲絕藝筠侶亦感公知己獨樂爲公画
一日厚酌以繒帛辭不受曰崇節貧安用帛爲更易
金如其常直強之乃受其廉於取又如此

朝廷聞其名召見中和殿筠侶偉丰儀鬚長數尺
上命起立視良久令供奉画苑時年六十餘矣以足
疾引退從子司空公爲築室娛老遂不出未幾以病
卒画益貴筠侶生平不飲酒喜婦人得金卽持往狹
邪立盡初私一婦其夫覺撻之創甚婦自經一夕坐
室中見婦忽至似有所語筠侶大驚憤家人於簾間
見婦裙影隨之入遂不見亦異事也筠侶初學画於
崔秀才青蚓名子忠又字道毋萊陽人流寓京師宗

伯公暨萊陽諸宋皆與厚善画尤絕俗工天宮佛子
鬼怪諸變相與諸暨陳洪綬齊名爲人清古傲岸不
苟隨人遭甲申亂失生計入敗窰中自餓死嗟乎若
王與崔者殆所謂狂狷者流與以彼才技使稍就繩
墨其所傳當不止此乃俱以任誕死惜哉倘生長江
南好事者爲之延譽而推重之豈出倪唐諸人下今
竟湮沒不傳是亦有命也夫崔王死行事不盡傳司
農梁公謂余云

王與事皆故也隨其言而與以如木其對其跡
荷亂人費甲申曠夫主信人娘密中自婚及聖平
與對語變昧與請豐刺其跡齊各為人肅古燭
印公豐萊則請宋皆與早善回火餘谷工天宮
轉于

王宐人傳

宐人姓張氏山東鄒平人曾祖一元前巡撫河南都
御史祖延登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父萬鍾江
南鎮江府推官母李氏生母景氏適濟南新城今戶
部郎中王公士禎宐人生而明慧性孝慈勤敏儉約
識大體歸王公年甫十四奉舅姑盡禮事夫敬接諸
姑娣姒順以和御下寬仁有法宐人生長賢族適名
家刻意朴綮終身無華飾方公爲諸生時讀書外舍
至夜分宐人必篝燈縫績以待無倦容及公成進士
任揚州府推官遷禮部奉使樵清江浦關再入戶
部宐人畢從公負海內盛名所至賓客滿坐譚論移

日宐人酒食必潔或空無時質簪珥以繼人皆稱公
好客不知宐人實佐之初公在揚州有許孝廉秘閩
人計偕乏貲謀於公公廉於官適無錢宐人解跳脫
予公授許許作詩志之又徐隱士夜公同里人家貧
行誼至高當嚴冬凍餓風雪中宐人出絮帛屬公曰
知君念徐先生曷以相遺此事遠近人多稱之宐人
前後從宦不私蓄一絲一物不自嘗鮮美遇 覃恩
凡三賜表裏宐人上之舅姑不敢御遇時食必先進
乃嘗或在遠道必對食思慕姑孫太夫人歿宐人哭
之慟三年淡食舅封禮部公老益敬事之澣帙滌灑
不假僮奴手舅喜且悲曰贇婦勞矣公女兄弟數人

歲時歸寧宐人敬禮如姑在時尤加至其有恩戚屬
多如此先是公奉 命典鄉試入蜀宐人連喪二子
悲不自勝乃彊起治行李送公行公至灞橋寄詩宐
人見之飲泣是時病已伏康熙十五年春公服除補
官京師宐人未及從是年九月病卒於家得年四十
封宐人子五人啓涑啓渾啓沂啓沐渾沂早卒
女一其姑劉氏子宐人撫之戶部公思宐人贇涕泣
持狀屬爲傳以懋麟出公門知宐人言質而可信也
汪懋麟曰自古婦人之贇不踰門內如必以奇節顯
豈率與宐人名家子作配聞人婦德備矣况其贇有
才又有非婦人所能及者乎佗日頌廉吏敬贇下士

宜人之助又曷可沒也

官京相宜人未及笄其母死哀哭旬日不食
人見之皆為其母哀哭十日不食其母死
悲不自勝凡置喪皆不食公至鬻爵寄書宜
多收此夫是公奉命典職婦人置室人數喪二千
歲報歸寧宜人婚歡收故其報大收至其育恩如

楊節婦經氏傳

母姓經氏揚州人生而穎淑嫻容止幼稟父訓聞說
貞女順婦諸節烈事傾耳以聽性至孝以多病養舅
家思父母輒廢食其母抱危疾臥床久母手調藥進
粥不少倦會左諭德濟寧楊公士聰遭甲申流寇之
亂弃官南下過揚州以憂憤致疾獨止旅舍郡守任
公民育公同年友也憐公旅病無一人侍藥者乃為
母媒出俸錢聘歸於公時年十八公病少間攜母避
跡吳越間當是時亂兵四竄盜賊乘閒劫掠夜伏小
舟冒風雨白刃屢窘困絕食而公方羸弱扶持左右
藉母力為多尋之常州聞郭外有方坐里者地最荒

宋公曰方坐者方外也是可以隱遂卜居邨有小樓
公日夕坐其上每北望故鄉眺京闕傷國事壞於朋
黨門戶君子莫能救雖弃家室絕意榮進自放於荒
江草澤而鬱鬱深痛病且不忘輒淚下數升母婉轉
承事必勤必敬見公悲憤亦拚泣不能止未幾公卒
母年二十一有子三歲矣公遺命槨葬此土示不敢
歸窆窆其志可哀也母卜地爲塋兆將葬公誓與遺
孤守墓側而公諸嫡子來言歸葬偃卒歸其鄉母痛
哭重違公命乃與遺孤畱葬公衣冠里中曰公雖歸
其神猶在方坐也自是毀妝蒿簪布裙閉門課績每
寒食提遺孤灑酒墓前躡踊號痛墳土盡溼聞者哀

之母教其孤嚴常語人曰兒先公所愛教苟無成未
亾人何以歸地下也孤旣長力學能文章揚州府學
生名通佺娶常州陳氏孫二人母嘗一歸濟上省公
葬處曰余識此佗日從公歸也及還常州一年遂卒
時康熙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得年五十

論曰婦人之事人猶臣事主然槩責望天下之爲人
臣妾者亦難矣當諭德公弃官自放非有顯榮富厚
也固甘心從公於流離疾困之時率少寡三十年從
公以死以視委身事人享非常之榮一旦易面毀節
者何如耶揚州俗恆以女子遠嫁賢人人率以靡麗
輕之豈知有持大節如母者余受知真定大司農梁

公公實出諭德公門諭德公子持狀涕泣屬爲傳不敢辭也

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孝節王先生碑陰記

西樵先生既歿之三年將葬母弟阮亭先生士禎爲立隧道之碑屬江都汪懋麟書其陰嗚呼先生之官閱世系文章孝義雜見於碑銘傳贊而爲之詞者又皆海內賢士大夫懋麟復何言顧余受阮亭先生知因託交於先生也久追憶聚散離合升沉疾痛生死之際迄今十有五年中間相與登臨飲酒歌詩爲日無幾而憂傷顛顛出苦語相慰勞者固十常八九甫追隨於東粵北闕以立名砥節期勉獎藉曾幾何日月而先生弃余余復連遭大故涕淚於江潭寥宋之鄉每披先生遺文竊以爲今天下文士求先生似者

百千無一也先生之學與行人能言之余最以爲莫
可及者惟其守當典鄉試河南磨勘獄起中先生者
以毛髮之疵下詔獄是時死生在呼吸余計偕京
師爲之惴恐食不能下咽而先生一委於命終日晏
坐鈔經賦詩卒得無事以出而放跡於江淮吳越
凡六七年不問生計服御如寒人及再司銓曹職任
考功是職也專司罪罰能禍福人內外之吏稍違令
甲卽可重輕其罪而先生一持以公門絕請謁退食
時偕二三故人論文講道茗粥一設庭戶蕭然嗚呼
非天下之至有守者其孰能之耶余又見其在考功
無罪而奪級同時被謫者數人獨先生恬然如平時
日與余輩攜酒坐古松茂樹樂且忘返若先生者其
心真不以富貴貧賤爲榮辱一罷再罷不得一日抒
其所學遂俟焉以歿此余之所以不能無悲也方先
生聞母夫人之喪日夜哭不止余覩其貌瘠聆其聲
日啗切切然慮之豈意竟死於孝耶而世之論者猶
或執禮經爲先生愒過矣嗚呼孝節之謚私也實公
也表先生之行也孝不可沒石不可磨也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沈君墓誌銘
康熙十四年秋七月聞吾友沈君肯齋歿於官不得
日悲痛輟食爲位於興教寺僧舍哭之旣招同年劉
子長發張子楷會哭越十餘日其孤五杲自山陰以
訃來蓋六月九日也將奔京師歸其喪過余再拜泣
曰先子生五十二年十七爲諸生十九食餼四十一
入國子監二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凡
六年遷刑部主事又二年而歿去故鄉十有二載遲
得官羈旅抑塞才未及用卒以窮死先子之志無窮
而遇竟如是止也公與先子厚知最濶其賜之銘庶
不沉泯於土中乎余泣且謝曰銘宜也然不忍死吾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沈君墓誌銘

其泯學教刻焉以茲出余之視以不道無悲也式夫
心真不以富貴貧賤爲榮辱一罪再罪不替一日計
日與余輩謝醢坐古公艾樹樂且息感昔夫主者其
短瘁豈豈爲去主管
日音也也然歎之豈意竟天然幸泯而世之命言
主聞母夫人之喪日亦哭不出余睹其態眷領其體
其泯學教刻焉以茲出余之視以不道無悲也式夫
心真不以富貴貧賤爲榮辱一罪再罪不替一日計
日與余輩謝醢坐古公艾樹樂且息感昔夫主者其

友何遽銘又固請曰歸將營葬銘宜速余不獲辭乃次之君諱胤範字康臣又字肯齋世爲紹興山陰人祖綰前萬曆丁酉舉人六合縣知縣崇祀名宦父懋庸國子監生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母姜氏贈太孺人禮部尙書逢元公女君生而英敏爲諸生雅負才望里中嘗歲饑民變君家素饒無賴數百人擁門索米是時贈公在米實少難遍給倉皇不知所出君從容指畫以計遣之皆謝去明末兵亂有大猾招集散亾寇浙東西素與君有卻懸賞購君急君毅然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一書生何購爲猾奇之大笑縱飲而釋君爲諸生久不得志乃援例入國子監祭酒

司業奇其文謂必售尋以丙午舉順天丁未中甲榜君素工書法王柳顏歐鈞畫摹脫盡變極神對策人必其得鼎甲竟不獲用新例應閣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自前代至國初是官罕由進士授御史李君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 國家從其議君實首應是選初謂一切制誥皆得撰擬以展其才而例又不必爲以故鬱鬱無所表見與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充收掌官五年告成賜金幣加俸一級壬子主江南鄉試初奉命余問之曰何以試吾鄉君慷慨指天誓曰昔江南丁酉之役固兩浙人

主之卒以不法戮都市今吾貳詹君往亦兩浙人如
不肖請以丁酉鑿余敬謝之及榜發所收皆單寒稱
得士其初入刑曹也例當視囚提牢夜宿獄門外銀
鐺聲索索間鈴柝中夜不忍聞三月而更會朝審秋
決諸大案君小心供職繼值滇閩叛亂獄中死罪數
百人日夜趨事寢食不得暇時天大寒囚饑凍惻然
市衣食散給之全活者多卒以是勞瘁致疾以至於
歿悲夫君好學善讀書尤以詩聞所著采山堂集行
於世華瞻雅則浸淫六朝後與余論詩專一漢魏變
化杜韓簡潔樸與一洗少作必傳無疑者也性最喜
客官固貧應接不少倦旁通篆籀偶刻石爲印記士

林寶之然不肯輕爲人作解音律余嘗春夜沉飲其
齋歡甚見簫在懸因強之一再弄後不復聞已娶史
氏封孺人生二子長五杲山陰縣學生員浙江賊起
五杲持檄往諭降二萬人督餉侍郎上其事將授官
次五槃山陰縣學生員出繼叔父皆賢有才能世其
家者女一適姚其孤將以某月某日葬君於山陰某
鄉某原銘曰

謂不利而旣試遭何難終秋官幽憂寂寞忽焉蓋棺
天嗇其位不嗇其詩後有考者視銘辭

天書其命不啻其符

爾不味而神為

三

家齊女一

大正榮山

正泉林

林實

林實

亡兄汪公趾墓誌銘

余繫官京師獨居冷寂兄乘馬走三千里來視余相

見終日懽於是時康熙十年辛亥五月也居三月暴

得疾又三月思歸別余復乘馬走三千里去抵家疾

發遂不起年止四十寔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兄諱兆

麟字公趾吾父封公第三子母太孺人李氏兄

幼好奇負大志不喜讀書喜騎馬握刀調弓弄矢吹

簫彈絃各擅其妙間慷慨作歌激楚宕逸不飲酒喜

狹斜好遊每出門駕大船牽名馬載一切玩弄具所

至少年談調遊談技能之子滿座上名娼雜沓暇則

之原野騎射角勝笑悅為樂雖空無不計也初兄視

余京師時聞口外市馬從二三少年一日馳二百里
至牆外牆外者京師邊界也徧覽關原險塞諸要害
羶廬毳幕駝良馬慨然思爲世用復自傷齟齬漚
抑不得志驅馬歸與羣妓暱乃得疾時仲秋新涼兄
臥西屋余臥東屋月微明聞兄喉間咳咳吐不止急
起命火則吐血數升倉皇召醫且止且作竟以是亡
兄性孝友事父母如孩提固不喜書喜兩弟讀書自
余小試詣州縣及省試計偕兩入京兄寔俱雖細事
必教與人交持一心終始無間歿旣久猶有哭於其
墓者兄素自異有王半仙者通州人善相人謂兄有
奇遇當大貴卒不驗以歿悲夫娶欣氏一子蘅一女
兄旣歿之三年將卜葬於江都某鄉某原在康熙某
年某月某日蘅已長爲國子監監生娶馬氏生一子
嗚呼兄志不遂死不瞑有子與孫庶其慰之

翰林院編修王公行狀

公諱勗初名世約字灌亭先世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人始祖以武功官京師遂世爲順天大興人祖諱良佑中故明隆慶庚午經魁山西大同府同知父諱有第以明經爲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母張氏封恭人生子二長以約巳卯舉人江南太平府知府次卽公生負異才倜儻不羣年十三應童子試時左忠毅公光斗督學畿內善相人拔公與史公可法俱第一呼近案前熟視謂史公事業非常公當以文章名世後左公遭魏忠賢禍陷鎮撫司獄備極酷苦士大夫無敢問者公以諸生與史公不避利害

百八十一
陰左右之左公死號呼當路請葬謚人皆稱公正士
不負所知忠賢購公急將不測會敗乃免自是名益
著與兄以約工文章矜氣節傲睨公卿間公素慕黃
公道周爲人時黃公官翰林乘馬出公從道傍目之
望其丰采嘆曰真清流也士君子不當如此耶其刻
意樹立蓋如此公爲文高古折衷先輩大家與艾君
南英梁君以樟馳名南北性耿介不與時合凡十應
舉至戊子始舉順天鄉試己亥成進士對策昌明博
大書法倣顏真卿擬及第不果置二甲第一時年五
十一

世祖章皇帝問諸進士年齒公對以實授翰林院庶

吉士歷科館選多取年少習 國書備侍從公以五
十與選實異數也越二年授編修又二年充江南鄉
試正考官拔馬晉錫等七十八人品隲精覆禮部較
天下主司公稱最公之在翰林也多所纂述五經四
書通鑑全書孝經衍義悉屬較訂
今上六年遇

單恩加一級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撰次詳核閱七年告成陞俸一級
賜金幣公固貧服官十五年困於資序不得遷夙負
大志未竟所學以病卒於官卒之日貧無以殮受業
諸子爲之殯公生平好古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善談

百尺樓閣集 卷三
論對客娓娓終日不倦一時有文獻之目尤篤於孝友方贈公官靜樂僅七十日而卒公經營扶襯喪事如禮後二十餘年張恭人自太平官舍還京師忽中道病卒公哀號竭蹶奉喪以歸未幾公兄以約罷官以事留太平不得歸歿於旅舍公從數千里外迎致其喪歸葬其大節皆能爲人所難公生於故明萬曆己酉四月十三日未時卒於康熙十二年五月一日卯時享年六十五元配蕭孺人先公卒生子二長智庠生早卒娶陳氏繼娶李氏皆無出次斐庠生亦早卒娶閔氏苦節十餘年於是年正月卒生孫男二長墀次墜墀序當承重公易簣時顧謂受業諸子曰吾

早喪子孫幼凡吾身後事諸子識之於是翰林院編修周弘張英檢討胡士著戶部浙江司郎中諸定遠原翰林院庶吉士候補主事程文彝吳本立內閣中書舍人鄒嶧喬萊雲和縣知縣白良彥進士曹有光張琴沈攀李欽式舉人馬晉錫歸允肅等泣視含殮謹奉公遺命相與次公始末屬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書以爲狀小子等從公遊旣晚少壯行事多所未悉恐多挂漏負公於地下又不敢妄爲撫拾特取嘗所見聞一二大節以告於當代諸老先生庶幾賜之傳銘以彰幽德謹狀

祭誥封光祿大夫陳太公文
 維年月日候補五部主事汪懋麟謹以瓣香束帛之
 儀致祭於

皇清誥封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陳太
 公之靈嗚呼禮有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
 知死則唯弔也而涕淚之莫將懋麟竊景公之道義
 誦公之著作雖私淑之有樂而未一望公之耿光今
 何為衰絰被躬越疆而弔竟以隻雞絮酒而入哭於
 公之堂懋麟辱司空先生之深知非一此固昌黎公
 所印望歎息而不易得者竟加於至愚極陋之人能
 不追維感激而芻皇在管閣門橐筆寒暑風霜實低

眉於趨走若病驥之坐韁曾賦詩於南苑蒙延譽
以推揚又憶隨我益都相國游於萬柳園下衆賓雜
還笑語琳瑯懋麟方逡巡避席而先生乃慇勤道故
加以盼睞而稱說乎賤子之文章嗟乎古人有受一
日之恩莫之感有感一言之知而願以身報之者此
豫讓所以傷心於衆人國士而後之豪傑每窺人意
念之非常今者

天子下明詔諭大臣博采天下文學之士以先生繫
所教育何才不備顧以懋麟姓名上列聞而媿媿而
感敢矯語夫貧賤而謬託踰垣以自狂伏念熒熒在
咎未及琴祥痛二親之未葬每寢食之不遑何忍負

大賢以人事君之義而詣

闕以衰裳是以望京華而裹足益懷盛德於難忘茲
聞先生陟岵興悲麻衣歸里雖賢賤有異而與痛者
言痛自不禁涕淚之浪浪然我太公生爲賢胄早弃
巖廊行已高於天下名已坐於後世書所謂攸好德
考終命者鮮有不備況

朝廷推恩錫類袞衣赤舄久已光被於君子之鄉此
懋麟不敢以繇辭污在天之聽但述我淵源感痛之
故而來奠此酒漿尙饗

祭翰林院編修灌亭王先生文

維年月日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謹以清酤庶修之
儀致祭於翰林院編修王公之靈嗚呼夫子命止於
斯學足以周乎百世而智不能謀於一時行足以齊
乎古人而道不能合於今茲官貴少而適老進宜速
而偏遲遷轉固不可以驟至服官一十六載乃猶循
序而困於資國家以老成備顧問歷年六十有五而
猶沉埋湮鬱不逢前席之知嗚呼夫子此生雖遇而
不遇所懷欲施而未施猶冀優遊歲月論定書詩徐
俟宣室之對以表桓榮之稽豈人事旣斬其顯榮天
心復奪其長算遂寂寥荒忽就夜臺以爲期嘗聞夫

子神童擅譽卓犖不羈爲左忠毅公之所拔識與史公道陵載驅而載馳維時閩人煽禍黨錮流離左公斷冤而下獄夫子以諸生挺義陰爲保護實左之而右之以此品著清流名高闕下樹文章之楷則標士類之羽儀羣仰孝廉之望共爲厨顧之推公車屢蹟而非困南宮旣領而遭奇荷

世祖章皇帝之眷顧問年五十有一謂其質直而不欺乃與年少之士共沐清華之選初何嘗憎其貌老而多髭癸卯之役持衡南國冰蘖是持拔小子輩七十八人十年之內通籍者強半皆兢兢於師訓罔敢越矩而踰規有時退食羣弟子立階侍側賜以酒食

說經論史及先正之風采天寶之遺事娓娓不倦令聽者心暢而神怡數歲以來勤勞纂局編輯心疲七年而成一代之史敘功僅邀半命之移指顧成均之席變遷國子之師嘆一飽之未得時豐歲而啼饑嗟乎窮簷賤士莫不有一椽以蔽風雨夫子生長京國科名累葉乃頻年三匝於一枝匹夫匹婦猶得白首共老夫子早年傷逝致中饋之久失徒雞鳴致感於齊眉人孰無子莫不有媳痛雙璧之俱天致哀哀寡婦守貞茹苦復中道以棄孤兒嗚呼夫子命止於斯殘書在笥殮骨何遺唯茲及門數子視舍易簣啓手啓足而傷悲旣匠事之必謹復衣裳之載披敢無微

而不慎雖竭蹶其何辭後此舉櫬三秋營墳四尺將
立墓門之石媿無瑣珉之詞欲請恤而無典欲立謚
而懼私惟冀二孫之成立庶幾綿家學於不衰有備
既潔有酒既醑夫子有靈知乎不知尙饗

祭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端簡王

公文

維年月日內閣中書舍人汪懋麟謹以辨香束帛之
儀致祭於

皇清予告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加一級仍
支一品俸祿謚端簡王公之靈嗚呼余小子自丁未
南宮受知於公今九年矣初與同榜諸子謁公於宣
武門之邸第公肅衣冠南向立諸子拜於堂上既西
向坐命諸子左右坐正色論文講道勉以立朝從政
之大節諸子悚聽而退余小子竊相謂曰公端嚴正
直洵古大臣之風乎後再謁公溫然以和又召賜酒

食命之醉自是數數謁公公接無倦容教誨委曲不以余小子非才不屑也庚戌春公以大司馬引年乞休

天子慰留不得優詔馳驛祿之終身在廷諸臣及門之士攀轅未卽發秋從潞河南下余小子輩餞公於郊酒三行公登車去趨送十餘里拜伏道左公下車揖諸子起溫語慰勞黯然而離別之色矣余私謂諸子曰公雖老未衰

天子待公厚不日且召公別暫耳公養疾金陵以書來數十百言款曲如家人捧書欣喜知公游覽山川方無恙是時公季子子玠官京畿每置酒召余小子與諸子飲往來歡甚得時悉公起居故見季子如見公也癸丑冬余小子奔先妣喪歸里敬問公狀康強飲食如昔也以伏處苦塊未卽謁不踰年而訃至悲哉公在

朝二十七年由郎署晉位大司農釐定財賦利興弊除國蒙其庥民被其澤再遷司寇司馬恩遇兩朝勲業爛然自古得君有爲旣專且久鮮有若公之盛者也公訓子姪以義方用能世其家學翱翔中外諸孫文名蔚起公歷年七十有二致政優游又四五年祿養以終訃奏之日

天子嗟悼賜葬賜謚恩寵有加嗚呼自古大臣進退

以禮終始邀榮亦鮮有若公之盛者也公之德澤在天下功業在史館余小子復何言第追憶忝列師門後先離合聚散之際覺公之飲食教誨纏綿勤懇往來余小子之衷而不禁涕淚之無窮也公歿於去年之九月余小子哭公於今年之五月非敢緩也俟季君之歸同執紼以送公之喪也公有靈尙其鑒余小子之誠而知余小子言之甚悲乎尙饗

祭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喬公文

嗚呼公之生於世也八十有七年前五十年之事今日之所不必道而實爲天下人之所共知後三十年之事則天下人有所不及知而今日爲之追述尤可涕而可思公立朝在啓禎之代維時品尙清流人持風節公與文姚諸君子觸邪指佞小人望而畏避言人之所不敢言爲人之所不能爲公辭位在南渡以後維時公卿大臣多公舊列皆群推爲文獻舉爲清要乃引疾而退伏處田野躬耕講道甘爲農夫以終老蓋已三十有二載於茲昔其見用也學有所未盡勢有所未宜故留滯於中書一官凡十有餘載及稍

遷爲御史甫有所建白早已事去而時非故其旣退也志有所未遂心有所未隲寓其旨於性命潛其用於書詩集衆說以自警復深藏以弢晦海內文望之士多慕其名而有所不及窺嗚呼公諸子與懋麟兄弟相遊好懋麟又與公季子石林同舉於兩試而出入於綸扉故公之愛懋麟如其子二十年未嘗開閣揖客聞懋麟至則欣然賜酒食教以讀書明大義命其季子浚相結納而不疑公今云歿使鄉黨失所瞻仰後生誰法而誰師聞歿之先扶杖入其讀書之室以經籍授諸子孫執筆草遺命令卽歸墓柘溪之上還祖宗之故土而無一語及於私且云舉目見天人聞仙樂余其含笑而如歸嗚呼公生平正直學聖賢之道鬼神怪異之事固素所不信而全天而返或與明神相感召揆諸於理其有之有俎旣潔有酒旣醴公靈非遠庶幾來斯尙饗

祭沈宥齋文

康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亡友沈君宥齋歿
 五月餘矣其孤五朶五槃扶其喪自京師歸舟過揚
 州其友汪懋麟酌酒陳豆灑淚爲文以哭之曰嗚呼
 悲乎子來乎胡不聞子之聲見子之容而但見此三
 寸之桐棺長臥於荒忽冷寂之舟乎見子之孤貌似
 吾子卽恍惚見吾子令余之悲愈何能已乎自余與
 子相識于南宮也卽別有以相契及子先余入近密
 也又無日而不思每貽書以見招必同官而後快何
 後先念余之不置乎旣余官京師也寂寥無偶鬱鬱
 不自得又善愁而多病時造子之室飲子之酒臥子

之榻若忘乎其在逆旅也非子何以遣余愁而慰余
病乎壬子秋子奉命較士於江南登余堂拜余父
母殷勤敘通家之好見余父母康強善飯喜動于色
及吾母歿而送余南奔也助余之悲哀若自喪其親
者何骨肉生死之繫念乎嗚呼子昔來而余出今余
返而子來宜握手以言好何呼子而莫應且哭子而
莫余知乎子之志無窮而遇竟如是止乎才無盡而
乃不永於年乎庸庸碌碌者無限而子獨不容於世乎
余既銘子之壙畧盡子之生平又何所言於茲乎子
之鄉盜賊滋蔓願子之孤早歸子於幽宅以妥吾子
之靈乎他日將次第子之詩若文俾流傳於後世庶
幾不死余之良友乎子來乎聞余言而悲乎抑喜乎
尙其飲余酒而鑒余誠乎尙饗

告祖文

維康熙十五年歲次丙午八月
日辛丑裔孫某等
乘盛酒醴敢昭告於

顯祖昭忠廣仁武神英聖王越國公之神於穆我祖
赫赫桓桓隋末盜熾民困多瘵帥眾保障砥柱頽瀾
宣杭饒睦六州又安建號吳王十年無侮四海蜂蟻
此邦禾黍高祖興唐神器有主仰遵天命弢戈緝武
戒我 開國納茲版土道梗伏威兵弄雄誕越侵我
疆遭我勝筭武德四年九月季秋我祖拜命已為唐
侯雄誕來犯實十一月孰順孰逆理不可沒唐書舛
誤而以降書其事具在史文實誣我祖弟昆勲業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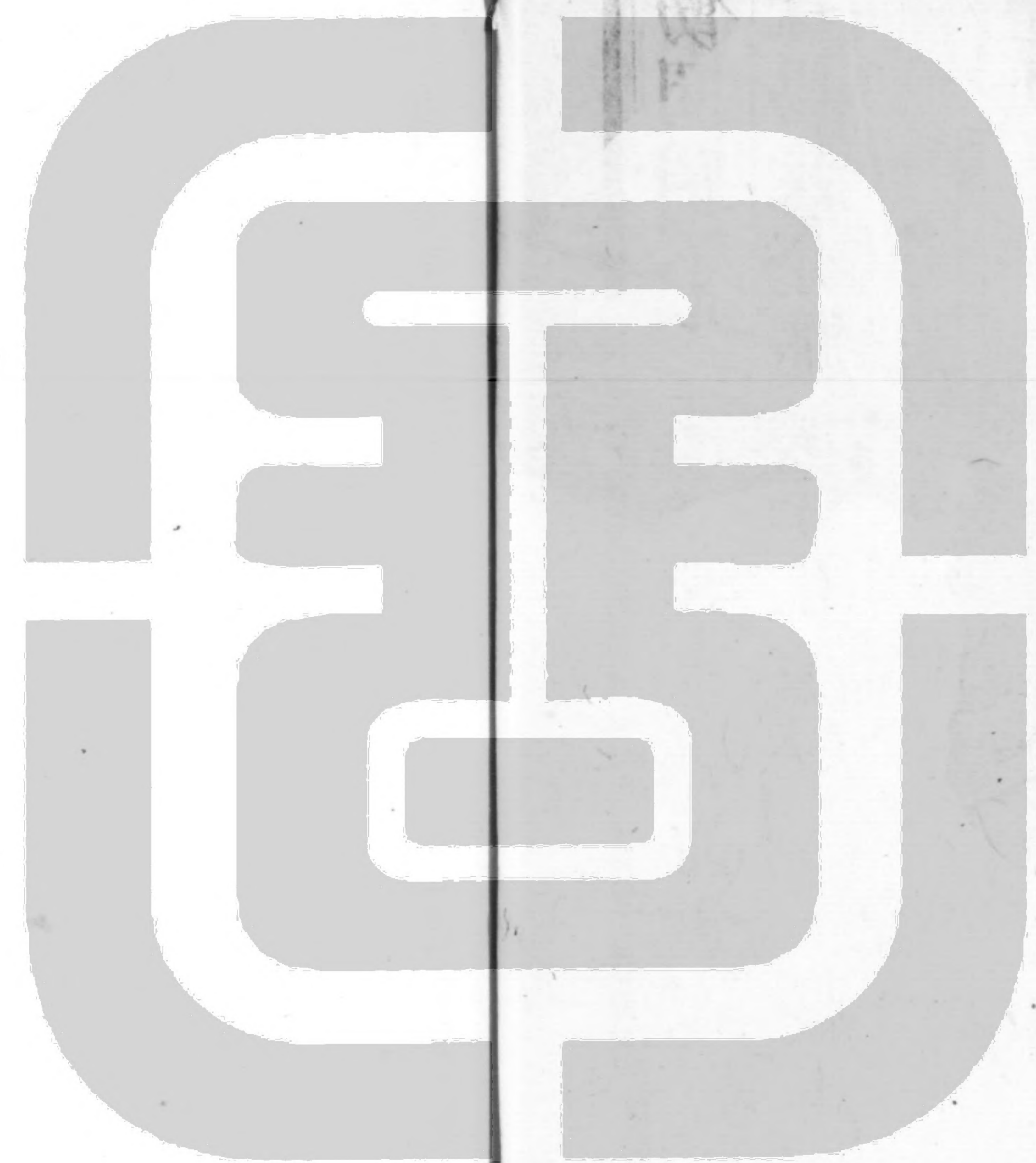
隆袞衣赤舄車馬兵戎迄乎宋代俱晉王封神既陟
降於昭在上爲靈斯赫永享秬鬯作廟烏聊功德用
壯宗祧茂衍歷祀千秋吳越江楚枝分幹流冠纓奕
世克繼先猷根由一本派列數州越世既久昭穆漸
紊孰能辨此長幼之分親猶往來疎則罔問歲時感
思忍忘先訓凡我裔孫習書與詩或商或耕鮮不有
儀匪同他姓繆聯一支茲當上春十八辛丑牲肥酒
醴我祖斯壽祖像在庭緋袍黃綬王者之冠峩然在
首子孫儼列駿亦伊始族好斯同訖是
戒敦我鄉風尊甲子蒙將於揚土廣我祖
廟豆俎永存庶幾有約勒碑紀功祖德是耀孫謨共

飭罔蹈不肖恭修歲事執爵告禮
宣錫我介福世澤孔

既三奏散詞用
以永傳何

自片林附集

二



聖